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八

户婚門

立繼類

當出家長

蔡九軒

立繼之法必有所由李氏既是家長則立繼必由李氏李氏之詞則曰已立劉怟繼嗣十餘年而劉寶賠作據照謀奪劉寶之詞一則曰衆尊長立寶男明孫為繼二則曰李氏老病昏昧等語則明孫之立乃出於群黨之私計而非出於李氏之本意明矣本縣所申未究底緼漂州僉廳詳詞結絕申

生前抱養　　庸齋

身在養子、乃絶立繼事體條法、迥然不同、丁一之無子、生前抱養王安之子、為後、年未三歲、正合條法、殁後第用之欲以已子為一之後、一之生前抱養、與親生同、而一之既自有子、用之不得干預、再詞懲斷、

父在立異姓父亡無遺還條　　胡石壁

準法、諸養子孫、而所養祖父母父亡、其祖母母不許非理遣還、鄭文寶無子而養元振以為子、雖曰異姓、三歲已下、即從其姓、依親子孫法、亦法令之所許、文寶之養元振、不經除附、當時年歲、

固不可考、然當文質生前、鄭逢吉析簡與之、已呼之為姪、以此
勘驗昭然不認、今文質既亡、雖使其子欲以非理遣逐、亦不可
得、况伯叔乎、使逢吉有感於莒人滅鄫之事、惡族類之非我、恐
鬼神之不歆、則但以理訓諭第魂、付於本宗擇一昭穆相當者、
與元振並立、如此為猶出於公也、若其不聰、在法六七真在者、
從其妻尊長與官司亦無抑勒之理、今據所畫宗枝圖、却言自
已有二子、其意果在是乎、真欲移元之賢而奪之食也、第在則
誣訴弟、弟亡則誣訴姪、用心不臧、一至於此、當職平日疾惡此
輩如冦讐、今日當官、何可不治、杖一百、枷項市曹、令示衆十日、

令悅寄葡求早斷
　　叔教其嫂不願立嗣意在吞併　　胡石壁
李學文既娶而亡其祖又嘗為立嗣則非未成丁之子矣阿張
非以所命繼子不是李學文親堂象昭穆不順為詞本府遂與勸
令歸宗別令命繼而今此所陳乃稱學文自親弟下不願更與
之立嗣如此則是絕學文之後矣阿張一愚婦耳無所識此必
是李學禮志在吞併乃兄之家業遂教其母以入詞忘同氣之
恩棄繼絕之誼廢其祭祀餒其鬼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
等禽獸異類當職惡之如寇讎若非赦恩在近便當勘斷編管

且鈍身抑下妨礙同本宗尊長供具昭穆相當之人以憑命繼
又喚到尊長供無昭穆相當之人乞立異姓因立異姓曰戕
家立異姓曰亡春秋書莒人滅鄫蓋謂其以異姓為後從世
立法雖有許立異姓三歲以下之條蓋亦曲狥人情使鰥夫寡
婦有所恃而生耳初未嘗令官司於其人已死其嗣已絕而自
為命繼異姓者今李學文既無昭穆相當之子而其妻阿張又
常有不願命繼之詞在官司豈可強令求之異姓但當與之分
定一戶田業一分還李惟賢一分還阿張與李學禮妾子同共
掌管候李學禮將來如有兩子令將一子以繼學文之後如亦

無子，則聽阿孫區處。李學禮故，

已立昭穆相當人而同宗妄訴　翁浩堂

謹按令曰：諸無子孫，聽養同宗昭穆相當者為子孫。又曰：其欲繼絕而得絕家近親尊長命繼者，聽之。又曰：夫亡妻在，從其妻。觀此三條，則王氏爭訟，可一見便決，何至連綿累牘，越月踰年，如是之紛紛乎？王學正思中娶江氏為妻，無子，立弟學錄次男為子，名作霖，娶兩妻，復無子，王思中夫妻又為立姪宗二秀次男為子，名華老，可謂昭穆相當矣。王木錫於華老為叔父，所貴宗族及所供狀，並無異辭。江氏於華老為祖母，亦無他說，祖父

公議之所長命之祖也非之華老之得為作孫嗣、安知山獄訴得而動搖之哉、王宗權出繼其傍不碩理法之不當、但知財利之攫取欺凌孫寡、起事貪謀、妄謂華老已出繼王興祖、及考宗枝則知不然、蓋出繼王興祖者、非華老也、王宗權自知理曲、前状累追不出、以致詞訟淹延、當職參詳故牘、事理昭灼、正不待思繹之出自可定斷、但江氏尚訴撥奪畚斗衣服器皿等事、今大綱既正、末節即與閑畧、引示思權如今後不安分守、妄生事端、官司定與追究斷治、案給斷由付江氏收執、當官除附、備牒縣門、中州併提舉司照會、

立昭穆相當人復欲私意遣還　　留耕

照得虞艾存日，娶陳氏，得妻家標撥田一百二十種，與之隨嫁，不幸陳氏與虞艾相繼物故，乃父虞縣丞不能為之立後，致陳佐有詞於官，譙運使判令立嗣，虞丞方議以族中虞升夫之子虞繼為虞艾後。此虞縣丞之初心，已為不善，虞繼既立之後，虞丞若念其子亡歿，則當以親孫愛之撫育教養，使之有所成立，可也，顧以一寵妾離間之故，愛憎遽分，意復中悔，於是以收養遣棄為名，而陰為遣逐養子之計，此虞丞設心，並不善矣，原虞繼之立，非虞丞之本心，特其子虞艾得妻隨嫁之田，身沒而業無

所疑既為陳佐所訟患得患失之心日切于中且[illegible]年譓運使之判姑為此以解目前之紛紛耳然不思虞繼係本宗昭穆相當之子卒而立之可以為其子後虞繼既無顯過安可切切然以去之彼虞繼者果何自而立哉三歲收養在法雖有明條然世人果能收養於遺棄之中者鮮矣其陰謀粧套扶合指證類皆出於私心者十蓋八九虞錐之立恐亦如此詳其本縣出給所立但言繼死則虞繼本無恙及陳佐興詞虞丞出官分析卻乃供稱虞繼已死而後立虞錐何前後之自相矛盾邪且虞繼之立蓋因虞艾死後譓運使因陳佐之詞責令立繼而後虞繼始

立、今據公據內乃謂虞艾死、虞繼已不歸家持喪、則不孝之罪重、而後虞錐可得而立、虞繼可得而遺、而不知官司文書具在、其命繼之月日固可考也、近虞繼嘗同其本生父虞升之出官陳詞而謂其已死可乎、夫曰已死曰不持喪、是皆虞丞意在立錐而不可立繼也、雖合拾遺棄而收養、經營於縣據之出給、作偽日拙、虞丞之心亦勞矣、今案牘既齊、足可參照、其切干人亦皆在官、其未出官者、獨房長虞季恭與虞丞妻劉氏兒爾、是二人者、已供手狀在案、不待喚集、足見是非、虞繼既先爲虞丞所立、將謂既順、且無顯過、自無遣逐之理、合照先來經官除附、承

與虞艾香火、劉氏不得妄生事惹詞、虞雖不得妄謀攙立、但劉氏乃虞丞之妾、曾為虞丞生子、於虞繼合有服紀、父母所愛、犬馬亦然、而況於人、父母有過、子孫安可擬議、虞繼但當以出繼為心、植立寡艾門户、使虞艾箕裘不墜、不可以舊惡為念、與劉氏生隙、欲門示虞、雖虞繼仍帖縣備示劉氏知委、非惟虞艾香火有歸、亦可以息隙佐不已之詞、奉台判照所擬行、見知在人司、與讀示訖、各放、

立繼營葬嫁女並行　　建陽

涂子恭死無嗣、堂兄涂子仁以次子為之嗣、義也、親弟涂拱以

三喪未葬，妹女未嫁，爲憂亦義也。夫既曰義矣，豈繼之遲速，喪嫁之從先，宜並行而不悖，而自爲紛紛者，何也。毋乃跡義而心利歟，毋乃事在此而心在彼歟。風俗薄惡，良可重歎。使涂子恭無祖業無分法，應無過而問焉者矣。有司不忍助爲紛紛，各勉以爲義之實，照得涂子仁以其子淮孫繼兄涂子恭後，招詔爲順，於條無礙，但涂子恭涂拱兩房，未見物業若干，引示門長從公檢校，取狀申，聽淮孫爲子恭後，仍取責涂拱日下同姪淮孫迎葬三喪，遣嫁姪女，狀入案，庶幾並行而不悖，以全兄弟死生之義，仍申提舉使臺。

諸户絶而立繼者官司不應沒入其業入學　文溪

建陽縣申到拘沒周德田業入學事、僉廳擬云云、帖縣將屋業撥還周起宗、以立周德之後、限十日取周起宗管業狀申、如阿張更被掌攬唆教有詞、則當徑追阿張後夫章師德、根究積年侵用周德租米多少、計贓定罪、奉提舉台判、下殤不當立嗣、初無此條、嫁出妾以主田獻入官、亦無此法、起宗雖非周成親生子、畢竟從小抱養、况其有子、可以繼周德之絶、官司合與從厚、今沒入其業、於理安乎、建陽朱文公所居之鄉、學校教化所出之地、諸友平日講明義利之辨、取舍必不苟、理所不可、雖千鍾

若將免馬壹拾伍石之微，於續食何補，而悉犯不韙乎。此特官司貪狥美名，有以誘之耳。榜縣學前，仰同起宗前來本司供合立嗣人名，以憑給據帖縣，日下撥田還本人，責令管業。阿張係出嫁妾，不合妄以主家田獻入官，勘杖六十，照赦免斷。餘照擬行。

利其田產自為尊長欲以親孫為人後　李文溪

吳子順死，其子吳昇又死，獨子順妻阿張在，留得自隨奩田十餘種。暮年疾憂交作，既無夫可從，又無子可從，而歸老於張氏，已可哀矣。其生也，未聞有吳氏能取而扶持之者，及其既病且

死也則有利其些小田業者矣是重可哀也有吳辰者於去年二月入詞訟張氏二姪盜收田契田苗前官包知縣所判已照破其奸計矣及張氏之死吳辰又欲以其孫鎮老強爲吳昇之後觀其執到除附文字求其所謂族長保明者乃吳子大也子太郎吳辰也鎮老乃君文之子君文乃子大之子烏有自爲尊長而親孫爲人後之理何其不避嫌也張氏縱有疾病豈有二月內方與吳辰鼓訟六月內即以其孫爲後雖三尺之童尚不可欺也此不謂之利其田產而何及追到吳氏親族尊長吳君至供證則云所餘田是張氏自隨田非吳氏之產也又謂吳君

文假作張氏詞於權官處陳乞給據其不義之俗有如此者令張氏吳昇兩喪俱未葬合從吳君至所陳於張氏自隨田內量所費撥賣以了兩喪官司給簿收支葬畢於族中從衆選立一人承祀却撥餘田與之吳君文一家不得干預庶幾死者瞑目公論允協吳君文勘杖八十封案再詞折斷餘放仍申提舉司所有權官廳脫給公據毀抹附案

嫂訟其叔用意立繼奪業 鄧運管擬姚立齋判

甌寧縣寡婦張氏論叔范遇爭立繼奪業事看詳諸處斷由見得范通一有子四人長曰熈甫次二曰子敬即監税次三曰遇

卯璲前次四曰述即善甫偲甫已娶妻生子未幾夫妻與子俱亡以理言之當為立繼在法立繼由族長為其皆無親人也若父母存當由父母之命當偲甫死時其父母俱存皆無立繼之意非不愛其子也蓋謂葛甫田業分與見存三子則其力均立一孫為偲甫後則一房獨分之業已割其半矣割其一半使二子分受一則三子中立有厚薄之分此通一之本意也故寧均與三子而以偲甫私置之田為烝嘗田使三房輪收以奉其祭祀三房之子皆其猶子雖不立嗣而祭祀不絕矣故紹定二年十月立砧基簿首言長男偲甫既亡不顧分産其存日將妻

私僞置到田業等、撥文烝嘗簿尾係通一母陳氏着押兄弟同
簽、是有父命明矣砧基文書皆已印押訖、熙甫死已一十五年、
而春秋祭祀無缺者、以所立范熙甫十五年烝嘗田在故也、為
三子者、遵父之命、輪年時祀、則范氏之鬼不餒矣、夫何范遇者、
獨於父母亡、分業八年之後、兄子敬亦亡、遂抑遏其弟吉甫姪
餘慶僉押立繼文字以已子文孫為熙甫後、此豈誠念其兄之
未立後哉、不過欲奪其一兄一弟已分之業爾、提舉司判送縣
結絶、申上謂若立文孫、則已分之業、又釐而為四、一則不出父
母之命、二則難以強兄弟之從、辭理明甚、余應忽畧不省、乃謂

無父母之命，今照范善甫、范餘慶所約，以文孫為熙甫後，謂恐
嘗田不以與文孫，恐違背父母之負意，則割削兄弟之產以與
文孫，獨不傷父母之本意乎，此於理不通，特眩惑於繼絕之美
名耳。今參考斷由，范遇係曾經徒斷之人，不孝於其父母，與不
敬於其嫂姊與兄，又不交其房弟，操刃趕殺，持杖毆打，傍人救者
至遭其折齒，又其甚者，乘其兄子敬之死，突入其室，將嫂拖打，
趕散工作人，不許入孫，勒取錢三百貫，米數百石，又抑逼其弟
與姪為此私約於嫂張氏，既論之後，旋計會縣吏印押除附公
據，又經丞廳改正戶帳，此文約不正，何可照用，況其用意甚惡

衆願合用誅心之法過犢而盟謂之要盟要盟與釐正則可乃謂既已墮其計中雖悔何及客姦若此則弱之肉強之食人之類不能自立於天地之間矣愚見謂熙甫既有烝嘗田自不乏祀若於產業已分之後驟立一人為嗣則從前父母所立砧基文書皆不足為據必將盡取田業分過八年之久田業豈無變易一兄一弟豈肯俛首聽從割產以畀文孫必將擾亂一家愈增仇怨詞訴紛然何由了絕非惟遂兇人吞併之謀抑且無益死者反有害於生者矣不若各照砧基支文管業追毀文約公據庶幾一家得以安跡如必欲立繼則范遇設計吞併其子文

孫亦不當立欲帖縣照擬奉都運檢詳姚立齋判照所擬行欲立繼難動其已分之業只當就烝嘗田内於無礙房分中推立泡遇既如此兇暴用意吞謀其子却不可立帖縣照應

父子俱亡立孫為後　建倉

絶家命繼有一舉而兩得者謂如父子俱亡無人承紹香火不容為父命繼而立孫則父之香火在其中矣王聖與有子二人長怡次蜀皆不幸早世於是立廣聞之子惠孫為怡之後立廣祚之子衡孫為蜀之後適不幸王廣聞之長子淵道俱死其惠孫只得歸所生父家承紹王廣聞之業而王怡之香火絶矣雖

然惠孫雖去，衙孫尚存，是蜀有後而怡無後，蜀之香火不絕，則聖與之香火亦不絕，但可惜王怡為不祀之鬼。仰族長王聖沐經本司陳乞，照條擇昭穆相當人為王怡命繼，義當然也。本司遂與行下通判廳指定，尋據申到因依，見得惠孫雖歸所生父家，尚欲包占王怡一位絕業，此聖沐所以有詞。兼王齊巽即聖與之父，同男聖與婦佘氏在日，曾於嘉定十三年經縣陳稱，不欲立廣漢為聖與之嗣（廣漢即聖與之堂姪），遂立堂姪王廣聞之子惠孫為男王怡之嗣。今來惠孫既已歸宗，只得就本宗內選一昭穆相當人，繼承王怡香火，其理甚明白。本司遂與行下本縣續

後據到王家族長王聖泰等契勘只有王廣炳次子淵海方三歲與王怡係是叔行此外別無可繼之人本司再下契勘如果指實即與立繼訖申蓋欲更加詳審耳今却據族長評議已立淵海繼王怡外更欲立王廣漢為聖與之後究其所以乃謂余氏在日有此遺囑殆與前此通判所申王齊賢父子并余氏不欲立廣漢之說背馳設果有遺囑便合經官印押執出為照不應直待王怡命繼後方齎出遺囑攙立為族長者又附會而為雙立之說此不過又生一秦相與破蕩王怡物業於理委是難行只合行下本縣厩立淵海為王怡後怡之香火不絕則聖

與之香火亦不絶所謂一舉兩得是也奉提舉徐戶部宮講台
判行、

所立又亡再立親房之子　　建倉

照得王廣漢所爭立繼事、以本條論之、王怡不在、只合於近親
中擇昭穆相當人與之繼後、王廣漢從兄弟也、使其只是將已有
兩子、則以近親而言、固不當舍其子而立遠族、只緣此時王廣
漢次子未生、族人以王怡不可絶嗣、同共商議立王廣炳之三
歲子淵海、其淵海雖是遠房、昭穆既順、諸房則未有子、所以皆
無可爭、獨王廣漢者、一時不忍以其祖業分與遠房、遂經官陳

訟執出遺囑以為王怡之母曾立為嗣欲與淵海雙立乃為叔孫官司以其遺囑未甚正當方此尼而不行豈料淵海得立未幾忽爾身故當是時王廣漢亦既有次子官司立為王怡後族人夫誰得而爭也縣道有失契勘乃又立王奇為淵海子夫以三歲幼亡子違法越次與之立嗣安能弭爭者之詞其王廣漢爭訴在官尚未予決而所立王奇又爾不在豈亦造物不欲以王朝散之業使外務計較而得必有所待而後與邪王廣漢之子王椿既是王朝散直下子孫立為王怡後名正言順昭穆相當考之本條皆無一毫可疵但其間有聖沭者號稱族長提繼

立之權專事教唆賣弄前後詞訴此人必入名於其中悖知鼓
扇族人起爭以為一己邀求之利全不念族人敗家失業皆職
此妄興詞訴之由近王聖沐又經本司陳告欲再與王淵海立
子兒向者與三歲幼亡子立孫官司有失契勘至今悉訴不已
今者再蹈前非則是復墮王聖沐之姦計也欲帖縣照條從公
以廣漢次子王椿為王怡後除附給據其聖沐與王怡王廣漢
既服罰疏遠且為人不公不當干預仍告示王聖沐如再有詞
定斷以徒訟紊煩之罪限三日具申奉提舉徐户部台判所擬
甚當從行

命繼與立繼不同　擬筆

命繼有正條在有司惟知守法而族屬則參之以情必情法兩盡然後存亡各得其所江齊戴無子論來昭穆相當則江淵之子名瑞者可繼之而族黨之訴則謂江淵嘗以子繼齊孟矣不能盡為人後者之責故欲以江超之孫名禧者繼齊戴今契勘禧乃超之子非孫也非孫則昭穆不順有司雖欲從之不可得也無已則別擇他派按江氏宗圖自仲任而下分為三枝其應億周傍二派之下各五傳而止惟元偉一派至八傳如此則惟有元偉派下第八傳諸孫可以繼齊戴耳八傳諸孫不惟江瑞

一人為可繼，但詞訴紛紛，既失族黨之意，官司若遽於今其繼之，恐無以得衆心，或生後詞，是繼之者，乃所以累之也。當職再三審處，必欲使情法之兩盡，然猶慮族黨之論未能盡公，而枝派所書或有所隱，不可遽憑以定斷者。竊見江淵、江齊戴二人者，皆異撰侍郎游公之婿，今爭立人江瑞正侍郎之外孫，當立不當立，可立與不可立，只當取正於侍郎，侍郎碩德雅望，必能為息族黨之紛訴，公心正理，必能照破族黨之私情，一語可決，庶幾情法兩盡，而可全其族黨之義，顧不美歟。帖本縣請親詣侍郎宅稟白上項曲折，仍與其族長折衷，定為一說，回申。本

府部與從公照牒施行一行人併送縣照已判

再判

照得江瑞江禧爭繼江齊戴之後昨來使府台判已詳且盡矣所以帖縣稟白游侍郎合其族黨求折衷而為一說者蓋欲情法之兩盡今本縣繳申侍郎之回劄族長之陳詞其說猶未一準台判參推擬呈竊謂立繼命繼皆有條令揆之於法江禧之繼昭穆不順誠不當立其可立者江瑞而已然參之衆情侍郎為江淵江齊戴之外舅方不平江淵之所為而不願與其爭江劉員乃齊戴之親兄方歷舉江淵之過而不願立其子蓋自可

見矣况東老一位三子長劉貞次齊孟次齊戴向者齊孟死而無後江淵嘗以一子繼之矣不能盡爲人後之責致爲其母三氏所訴今齊戴之嗣弗續江淵又欲以子繼之如此則其位下三房物業江淵者得其二此族黨之所以紛爭而詞訴之所以紛紛也再三紬繹欲合情欲息訟必當酌其法之中者而行之斯可矣江瑞之立當以命繼論不當以立繼論檢照淳熙指揮（當別具）內臣僚奏請謂案祖宗之法立繼者謂夫亡而妻在其絕則其立也當從其妻命繼者謂夫妻俱亡則其命也當推近親尊長立繼者與子承父分法同當盡舉其產以與命繼者於諸無在室

歸宗諸女止得家財三分之一又惟户令諸已絕之家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於絕家財產者若止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給之若又有歸宗諸女給五分之一止有歸宗諸女依户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户三分爲率以二分與出嫁諸女均給餘一分沒官法令昭然有如日星此州縣之所當奉行者今欲照上條帖縣委官將江齊戴見在應干田地屋業浮財等物從公檢校抄劄作三分均分將一分命江瑞以繼齊戴後奉承祭祀官司再爲檢校置立簿曆擇族長主其出入官爲稽考候出幼日給江

淵不得干預將一分付與諸女法撥爲義莊以贍宗族之孤寡貧困者仍擇族長主其收支官爲考覈餘一分沒官庶幾覬覦之望塞爭競之心息人情法理兩得其平而詞訴亦可絕矣區區愚見如此判府大卿台判施行帖委建陽縣尉從公檢校申限十日繳推再擬照得上件事爭訴日久今若委縣尉檢校或有差出恐致拖延又慮詞訴欲就府委官一員前去喚上江宅幹人取索砧基祖簿集本族尊長從公點對從條檢校徑行均作三分就縣廳同所委官及房長攤拈開具供申照縣十日其餘浮財什物一併檢校均分毋令偏曲奉判府台判委合同

治命不可動搖　　人境

竊聞事合於權不必繩之以正情本乎私未易文之以公今吳崇之與吳元寶實爲詞首而爲吳坦申訴繼後事雖謂之義舉可也然抱照冢相得見吳鍠之子爲吳坦之子吳深之子爲吳坦之孫皆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由子及孫第第相承已見於再世矣一旦復使之揑杌不安可乎譬如附橘於柚續梨以杏幸而脉理堅凝氣勢聯絡方津津然喜有生意或者過慮其種性之駁一旦而伐之豈惟枝葉受害而本根且隨仆焉此正吳崇今日之擧也設使吳崇真若有意於變命骨肉當伯父吳元

佐議立之初，自合從事於幾諫，胡爲不於彼時曲盡忠款，及至吳鏜兄弟析户之日，又同伯吳元寶聯名知押，今吳鏜立繼已經三十餘年，遽興詞訴，與昨來知押鬮書之意大段矛盾，豈能厭服公論也哉。當職顧爲之深思熟惟，方吳坦與其父吳元佐之議立也，想其環視本宗，無人可立，不得已取諸其妻家之裔，亦曰關於九族之一，庶幾親親以睦而相依以生，其敦諸絕無瓜葛者，良有間矣，況人之無子而至於立繼，不過顧其保全家業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焉耳。今契勘吳鏜與吳彥若分析吳元佐户下産錢每房計一貫四百有零，見今吳元彥共侄營四

百文有零而吳鎮力下增至二貫八百有零勘驗至此果何負於乃祖乃父議立之初意具則吳鎮之繼立也雖出於一時之權宜亦不害其為正既又與之參稽族譜吳崇之祖與吳坦乃其堂弟也以堂弟之親而與殁故堂兄議及後事其誰曰不可然初詞欲以己之子錡立繼於吳坦嗣事已定之餘知縣陳宣教獨見其私亦既不直之矣今復欲以叔房之子立繼於吳坦之男吳鎮之後未為不公然亦安知非以己私之不遂姑託公以自文而實為曾氏困乎緣曾氏之於吳鎮乃其親生之子也豈有其子早世母氏忍使之無繼者今據曾氏所供昨已將第三

孫男岩護繼之吳鎮此外更不願他立自從其夫吳坦下世每事皆係曾氏處分則議立吳鎮亦須聽從其願他人何預焉況吳鐙力下產錢甫及三千見有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皆已長成將來婚娶亦非細故正使官司曲從吳崇之請更立一人目今人情不美如此和氣有虧焉能保其家道之昌乎竊念曾氏年華已晚所立孫男岩護官司直與除附以爲善後之計不然他日詞訟從興吳坦之業難保回思今日吳崇倡爲繼祀之舉亦直義誠尔初何補於本宗也哉區區管見如此仍錄吳崇所具家譜連粘在前備申使府乞賜裁酌施行見到人各押下者家

知管聽候指揮

照得人家立繼，固有出於祖父母父母之治命，而昭穆相當，法意無嫌，雖官司亦不容加毫末其間。然或有溺於私愛而標繼初心，遂成兩立，訟隙既開，則至破蕩家計，在官司又安得不主盟公論，而與之區畫也哉。今據江慶安與其弟慶發爭論命繼事，當職拖照前案，得見阿游與夫汪球共生五子，如旦、如琏、如璋、如松、如玉。汪球身故之後，其長男如旦亦早世，妻阿胡泰阿姑游氏之命，及其夫如旦存日遺囑，將如琏之子慶政與如旦為嗣，其文字內諸子皆有知押，而幼男如玉實預焉。既又經官

除附給據付慶安收執、凡經十有餘載、至嘉定九年、阿游聽信其幼男如玉之言、入狀乞以其次子堯蕡再與如旦立後、是故慶安有詞、前政陳奉議爲見阿游不曾出官、前後詞狀皆非親筆、所立堯蕡必非己意、遂照阿周與其阿姑游氏元初關約、只令慶安立繼如旦之後、亦可謂公當矣、其汪如玉不伏、部用其九歲男堯蕡名字、經使府昔論、今契勘阿游再立堯蕡遺囑、止謂慶安患病、恐將來不能承奉如日香火、至嘉定九年三月狀則謂慶安顛酒賭博、不治生業、嘉定十年七月内狀、又謂慶安兇狠不尚孝事尊長、得非汪如玉嫉其不從所立之議、遂造生

校節以羅織之柔及追到阿游取問雖據供吐願立堯賓然其年已老耄心無主宰每一出官注如玉常尾其後及又契勘汪如玉位下亦生五子分析之後家業有退無進想必是居家之日朝夕哀鳴其母而乞曰爲人之母者多是私愛幼子況又說目其幼子如玉累重如此其家計又如此遂聽其爲兩立之謀而不暇計其訟隙之所從生也然慶安堯賓盍均之阿游之前孫阿游但願慶安當承命繼如旦位下止有生穀田二十一石續後就所生父如珪借錢贖回如旦存日所與生穀田一十七石今亦阿游兩立之意既是堅決不回則將安原佃生穀田二

十一石、與堯賓均分管佃、所是自備錢取贖生穀田一十七石、不當在均分之數、如此則庶幾有公論詞訴可絕其慶安自此以後亦當承順祖母阿游、不得緣此輒生怨望、遂決不恕、今請申使府各人着家知管聽候指揮、

户絕

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户絕　葉憲

阿甘見在雖招到接脚夫而有三歲以下收養之子、非户絕分明、帖縣將所籍之物給還阿甘子母、牒提舉司照會、續又承準都縣申具到因依奉台判據本縣當來所申丁昌在日、已養得

三歲以下之子，然則丁昌原非絕戶，宋先之告妄耳。林知縣既明知之，乃復絕之以不除附之法，彼村人安識除附為何事。今詳林知縣亦未識此二字之義也。此謂人家養同宗子，兩戶各有人戶，甲戶無子，養乙戶之子以為子，則除乙戶子名籍，而附之於甲戶，所以謂之除附。彼僻巴貧民，未必有戶，無收養異姓三歲以下，法明許之，即從其姓，初不問所從來，何除附之有。若只謂丁昌養子，合申官附籍則可耳。然法亦有雖不除附，官司勘驗得實，依除附法之文，林知縣亦不照應，便將丁昌作戶絕拘沒其業，而孤　兒之懷以資告訐無賴之槖，於缺　前謂

阿甘已召接脚夫，不應復爲前夫抱子，使欲籍沒其業，則尤未安。婦人無所依倚，養子以續前夫之嗣，而以身托於後夫，此亦在可念之域。在法初無禁絶之明文，縱使此子不當蔭阿甘係召接脚夫，亦有權給之條，未當拘沒也。按戶令，寡婦無子孫，并同居無有分親，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經官籍記訖，權給，計直不得過五千貫，其婦人願歸後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戶絶法。據丁昌之業，所直不過三百餘貫，其合給阿甘明甚，朱先無賴，詞人子幼家危之際，妄告戶絶，官司惟徼利是嗜，不顧義理，不照法令，便擬而沒奪之，幾於上下交征矣。本司所斷，係據理據法

兼在提舉司結絶之後，翻訴施行，自有次第，本縣不依本司發斷，乃輙將　舉行欵　混亂妄申，承行人勘杖八十，再帖仰將丁昌物業一文以上，並照條給還阿甘管領，狀照申，朱元妄告，本合坐罪，經赦免，其已納買業價錢二百十四貫有零，未委是何據，官司妄行交收，告示朱元徑自齎鈔前去請領，其元給公據，責本縣吏人監索解來，毀抹附案，仍給斷由付阿甘收執，牒提舉司、本州各照會。

歸宗

子隨母嫁而歸宗　　蔡久軒

提舉所擬、已得其情、昔范文正公隨母嫁朱家、冒姓朱氏、既長、知其家世、泣而去之、終身不忘朱家之恩、前賢所爲、昭昭可法、舒常容後妻傅氏帶來之子、冒姓舒氏、雖是礙法、然近二十年、長幼無間言、似有古人忠厚之風、今世未易有此、但舒龍孫等、於其義父舒常身死之後、却宜自歸本宗、而爲傅氏者、亦宜以義遣之、今乃盤旋不去、宜乎舒氏之族人不能平也、婦人何所知識、但見其帶來之子、冒姓命名、已歷年久、將謂可分舒氏之業、而舒龍孫年長、主掌家事、舒氏親子反拱手聽命、天下安有是理哉、此舒希說等之訟、所由起也、舒常親子舒思義、自長

成讎其狀詞知毋親之當爱而謂舒希說等之侵擾其家亦是有親識之人正不待薛龍孫代之幹蠱仰薛龍孫龍弟各自歸奉薛氏之祀不得更冒姓舒氏及干預舒氏家事傅氏亦宜以至公爲心留意撫育三子不得更引惹薛龍孫等薛氏二子既各歸姓則舒希說馮異楊之訟自此當息如更强聒則是有意欺騙孤寡則當議罪馮異揚爲人之壻不能調亭乃聳其妻以訟其母多是謀利此豈真有爲舒氏之心哉僉廳所擬分爲三分之說不知法意如何別呈奉人責遵從狀入官訖並放續僉廳官擬再呈奉台判只依擬撥法

出繼不肖官勒歸宗　翁浩堂

盧公達爲侍郎之孫，不幸無子，遂養同姓人盧君用之子應申爲子，又不幸不肖，挾侍郎之蔭，生事鄉鄰，背所養，從所生，犯贓犯盜，蒙本州將應申決脊杖，編管撫州。此尚可以繼侍郎之後而奉其香火乎？既不可爲侍郎後，則尚得名爲盧公達之子乎？父之所以生子者，爲其生能養，已死能葬已也。今閱盧應申則稱與乃父公達各居異食，是生不能養之矣。公達死後，義子陳日宣經縣投詞，稱應申不出錢營葬，生既不能養，死又不肯葬，父子之道固如是乎？人倫天理，至此滅矣。今據盧應申、陳日宣、

各執出公達生前遺囑，乃應申未犯罪之前，今年六月七月遺囑及狀，互相反覆，皆是公達臨終亂命，不可憑信。今但以大義裁之，則應申既同所生父君用受刑，則決不可玷辱衣冠，況生不養公達，死不葬公達，安能為子？引勒應申，仍舊歸宗為君用之子。公達産簿當廳給付族長盧昇愈等，從公擇本宗昭穆相當人，立為公達之後，仍監檢索侍郎誥勅與之主掌。應由手內典過田業、用過錢物，並免根問。陳日宣自係外姓人，隨母嫁于公達，所有公達戶下物業，日宣不得干預。甚詞申州提舉司照會。

衣冠之後賣子於非類歸宗後責房長收養　翁浩堂

父子人倫之大，父老而子不能事，則其罪在子；子幼而父不能養，則其責在父。劉珵為衡州知郡孫，有男元老，幼不撫養，而賣與鄉民鄭七。棄衣冠而服田畝，情亦可憐，此猶可諉也，曰劉珵一時為貧之故。已而元老不安於鄭七家，逃歸本父，劉珵固宜復回天理，自子其子矣，乃復以元老賣與程十乙，則其意安在哉？可謂敗人倫、滅天理之已甚者。今鄭七入詞，欲取回元老，於已去三年後，此決無復合之理。元老官裔，鄭七農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應留來識認。劉珵兩將元老賣弄，為父不父，本合

勘杖且與從輕決小杖二十，元老牒押往族長劉萬二宣教宅，聽從收養，觀此子情貌姦狡，兼所習已乖，請萬二宣教嚴與鈐東，庶免墮落下流，爲衣冠之玷，亦一美事。

分析

女壻不應中分妻家財產　劉後村

在法：父母已亡，兒女分產，女合得男之半。遺腹之男，亦男也。周丙身後財產合作三分，遺腹子得二分，細乙娘得一分，如此分析，方合法意。李應龍爲人之壻，妻家見有孤子，更不顧條法，不恤幼孤，輒將妻父膏腴田產，與其族人妄作妻父妻母摽撥，天

下嘗有女壻中分妻家財產之理哉縣尉所引張乖崖三分與壻故事即見行條令女得男之半之意也帖委東尉索上周丙戶下一宗田園干照并浮財帳目將磽腴好惡匹配作三分喚上合分人當廳拈鬮僉廳先索應龍一宗違法干照毀抹附案

母在不應以親生子與抱養子析產

陳文卿妻吳氏昨來抱養陳厚為子繼而親生二子陳謙陳寅是也吳氏夫婦若賢則於有子之後政當調護均一使三子雍睦無間可也無故自以產業析而三之文卿既死之後吳氏又以未分之業析之陳厚自當己產固為不是然使吳氏初無

倫私之意未即分開産業至今同爨而食母為之主則陳厚雖欲出賣而無從陳謙陳寅挾母以治其兄至謂陳厚敺母於狀内稱於十月二十九日陳狀判執者此特謙寅買填印白紙裁添詞本而已不然二十九日之狀衙何以獨無吳氏之名準法父母在不許別籍異財者正欲均其貧富養其孝弟而已今觀吳氏子母違法析産以與陳厚者是欲豐之使貧也昔姜氏惡莊公愛叔段東萊呂氏云愛惡二字乃是事因今吳氏愛惡何以異此幸今吳氏子母因陳厚論收饒力稍肯就和此當職之所深願也喚上陳厚當廳先拜謝其母陳謙陳寅次拜謝其兄

喚鄉司尅除陳霆陳謙陳寅三戶之外其范從政陳夔龍陳文兒陳堪下黃庚三姐陳文卿等五戶物業併歸陳文卿一戶而使吳氏掌之同居共爨遂爲子母兄弟如初他時吳氏考終之後從條只將陳文卿一戶分與三子陳厚不得再分陳謙陳寅兩戶物業以其已經分析立戶自行賣盡故也若以法意言之謙寅兩戶亦合歸併但陳厚既已自賣其所受之產不欲歸併以遂陳厚重疊分業之科此又屈公法而徇人情耳仍給據與謙寅爲照陳厚者歸與妻子改節以事其親爲友以諧其弟自此以後無垢爭凌犯之習以厚里閭尤令之所望也仍申

檢校

檢校嫠幼財產

吳雨巖

方天祿死而無子，妻方十八而孀，居未必能守志，但未去一日，則可以一日承夫之分，朝嫁則暮義絕矣。妻雖得以承夫分，然非王思誠所得干預。子固當立矣，亡從妻方天福之子，既是單丁，亦不應立。若以方天福之子爲子，則天祿之業併歸天福位下，與絕支均矣。先責王思誠不得干預狀，爲從不應爲，杖斷，仍將天福押下縣，喚上族長，從公將方千乙下物業均分爲二，其合歸天祿位下者，官爲置籍，仍擇本宗昭穆相當者，立爲天祿

後妻在者本不待檢校但事有經權十八孀婦既無固志加以王思誠從索垂涎不檢校不可請本縣詳判區處訖申

侵用已檢校財產論如擅支朝廷封樁物法　胡石壁

湖湘之民率多好訟邵陽雖僻且陋而珥筆之風亦不少然自當職到官以來每事以理開曉以法處斷凡素稱險健者坐皆屈服退聽未嘗有至再訟者獨曾仕珍父子狠戾頑囂犯義犯刑恬不知畏本府未及結斷而遽經漕司漕司方為索案而又經帥司帥司方為行下而又經憲司使其果抱屈抑亦須俟逐處官司施行了當方可次第經陳豈有首尾不及兩月而徧經

諸司者何况本府之所處斷未嘗敢容一毫私意已見皆是援據令條又其越獄之罪、已從寬恕、不復窮究、亦可謂曲盡矣、而小人畧不伏辜、恃其能訟、輙敢求勝不已、使其訟於諸司、者曰本府斷獄不當、猶云可也、今乃一則曰禁死其父、再則曰禁死其父、曾不思囹圄之中、有官有吏、有同禁之人、若或死於非命、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何可誣也、况其逃竄之後、其親戚鄰里、有見之者、藏之者、案牘可考、而知其人可追而問、此又何可誣也、而詹元牧乃敢妄為此言、以誣囹圄間、以誣賴州郡、觀此一節、即其平日罪惡、信有如鄉鄰之所云、姪女之所訟者矣、此一段

事既在憲臺本府當寘之於不問但準勅輒支用已檢校財産者論如擅支朝廷封樁錢物法徒三年又律詐爲官司文書及增減者杖一百今曾元收擅支已檢校錢六百餘貫銀盞二十隻又揩改朱契六道其視法禁何有哉若不照條科斷則聞者將謂本府亦謂其所恃莫敢致詰自此姦民皆將是則是傚矣詎可不以柱後惠文彈治之乎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曾元收決脊杖十五其曾士殊一分家業照條合以一半給曾二姑今僉廳及推官所擬乃止給三分之一殊未合法大使司判内明言其詞雖在已嫁之後而户絶則在未嫁之先如此則合用在室

女依子承父分法給半，尤復何詞。餘一半，本合沒官，當職素不喜行此等事，似若有所利而為之者，姑聽仕珍、仕亮兩位均分外，仕殊私房置到物業，合照戶絕法盡給曾二姑，限三日對定，照已判，寧人解押吏併詞人抱案赴提刑司。

檢校閭通判財產為其侄謀奪

閭通判平生清苦自立，鄉曲所共知之，今不幸歿於官，所其家惟一婦一孫，惸惸孩幼，孤影悽然，過者見之，猶為不忍，矧如同氣之至愛，猶子之至情，乎扶持之，保護之，以慰泉下之望，此實天下之大義也。今乃幸其人之云亡，睥睨歸橐之物，眈眈然惟

恐謀奪之不亟且其家貲產乘徹所餘俸給一入豺虎之吻死者何以葬生者何以養有如日今所失一箱物委官驗之初無外賊來蹤非一家人之謀而誰爲之乎紙糊及米勢所必至辨之不早禍必燎原見委察推躬親出致季知縣王宗教潘縣尉湯將仕集會其家點對原檢校數目嚴與封樁將來備襄事支遣之外以其餘金悉爲買田活其孤幼如見留日用婢僕之類亦合量爲支給其他襍食于旁一切屏去之毋以姑息爲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季知縣諸寓公疇昔風誼之厚鄉著且評必能相與協心經紀而保全之煩察推更爲轉致此意嘗州家之

公禱世切辛介注、

孫幼

同業則當同財　　　　　　　　　　　　　　　　蔡久軒

但觀鄰證單状李春六居大瓦屋而牛畜多阿鄭阿陳牛俚居小茅屋並無一物以此便見大段不均縱往年已分析而牛俚一分實未均其利春五春六當念牛俚乃同祖之親既已同業必當同財帖縣尉同曹偶官照單状所載將三家物力除田產之外應係米穀孳生之類並混作三分内牛俚一分分明具單入官責阿陳收掌撫育所契照就李春五兄弟索出封寄縣庫

給據與照候出幼日給還各責狀申、

鼓誘卑幼取財

黎定夫等六名、利孫某之幼教其私輒將田業就張上舍宋通判宅倚生錢共一百二十貫足非所使用内黎定夫等三名、解受孫某錢會係欺詐取財從盜論黎定夫贓滿三十貫八百、合配本州夏某贓滿一十五貫二百、合徒二年、劉庚四贓五貫五百文合徒一年半、涂餘教誘卑幼非理費用財產、合杖一百、編管鄰州李案受孫某寄錢共官會五百二十貫據孫某及其母阿揚所供並係李案留此錢欲爲幣舉以爭體稍重未欲盡情根

究蕭子章只就李粢名下借錢已還尚可闊畧孫某有母在而私以田業倚當亦合照瞞昧從杖一百劉順爲牙保亦當同罪雖犯在赦前然黎定夫等詐欺得財陪陟卑幼以破壞人家產殘害人家子弟豈容罰不傷其毫毛案備所供申使府取自施行蕭子章放餘名各知在聽候

監還黏賣攫取財物

曾順受恩於張僉判則非一日今乃乘其夫婦踵逝孤幼可欺隨行錢物悉從而奪之一死一生情具可見況張僉判之家生理素窘旅櫬未歸未卜歸藏之所衆然諸孤誰其依怙行道之

人罔不悽愴況於數十年相與之藝實乎士行至此掃地盡矣且監還所認錢五百九十五貫衣物九號交還張宅收領但張僉判夫婦之殯皆未有所歸自合追還曹順之錢責付其家先為營葬之計二孤不能任大事之責非得其本族尊長與夫親故中疇昔尚義之士為之主盟何以克濟王宗教諭氣素高鄉曲起敬久矣聞此當能出力為之扶持牒請宗教亟為圖之

叔父謀吞併幼姪財產　胡石壁

李文孜蕞爾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憐憫李細二十三為其叔父非特略無矜卹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己之子

爲兄之子據其田業毀其室廬服食器用之資雞豚狗彘之畜毫髮絲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喪暴露不得葬孤遺之姪逃遁而無所歸其滅絕天理亦甚矣縱使其子果是兄嫂生前所養則在法所養子孫破蕩家產不能侍養實有顯過官司審驗得實即聽遣還今其不孝不友如此其過豈止於破蕩家產與不侍養而已在官司亦當斷之以義遣逐歸宗況初來既無本屬申牒除附之可憑而官司勘驗其父子前後之詞反覆不一又有如主簿之所申者上則罔冒官司下則欺害孤幼其罪已不可逃而又敢恃其強悍結集伙黨恐嚇於主簿體究之

時、刼奪於巡檢拘收之後、捍拒於弓手追捕之際、出租賦奉期約之民、當如是乎、若不痛懲、何以詰暴、準勑、諸身死有財產者男女孤幼、廂耆鄰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規隱者、加二等、廂鄰不申、尚且如此、況叔姪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況吞併乎、又勑、諸路州縣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況奪囚乎、又律、諸鬬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況拒州縣所使者乎、合是數罪、要難末減、但子聽於父者也、李少二十一、豈知子從父令之為非孝、原情定罪、李細二十三為重、李少二十一為輕、李細二十三決脊杖十五、編

管五百畧李少二十一勘校一百押歸本生父家仍枷項監還所奪李文孜財物契書等李文孜年歲尚幼若使歸鄉必不能自立於群兇之中而劉宗漢又是外人亦難責以託孤之任此事頗費區處當職昨喚李文孜至案前問其家事應對粗有倫敘雖曰有以授之然以見其胸中非頑冥弗靈者合送府學委請一老成士友俾之隨分教導併視其衣服飲食加意以長育之其一戶產業並從官司檢校逐年租課府學錢糧官與之拘権以充束修服食之費有餘則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給還

女承分

處分孤遺田產　　范西堂

照對解汝霖因虜入寇，夫婦俱亡，全家被虜，越及數年，始有幼女七姑、女孫秀娘回歸，其姪解懃撫于其家，主管生業，可謂能厚睦族之義，任恤孤之責。余榮祖連年入狀，告論戶絕，謂是解懃擅有入己，乞行籍沒歸官。前政已畧施行，拘納租課，使之入錢數踰千緡，繼而七姑、秀娘回歸，乃與免行拘籍，仍付解懃主管。而余榮祖至今猶未絕詞，當元州府徒欲拘收花利，其後解懃又欲視爲己業，區處失當，不能絕詞，展轉十年，適滋吏姦。既有二女，法當承分，官司拘錢，已犯不韙，責付族人，又因爲利，詞

訴存至此實有以起之汝霖家業歲收主分租穀大約不下二
百石不爲不厚解慰以己任之既無收支簿書又不主盟姻議
惟立繼絕之子一人曰伴哥以承汝霖之業雖云絕家尊長許
令命繼異姓非三歲以下亦姑勿論然挾一幼子而占據乃叔
田產二女在室各無處分安能免議解汝霖既無親子合作户
絕施行准法諸已絕之家而立繼絕子孫謂近親尊長命繼者
於絕家財產若只有在室諸女即以全户四分之一給之若又
有歸宗諸女之一其在室并歸宗女即以所得四分依户絕法
給之止有歸宗諸女依户絕法給外即以其餘減半給之餘沒

官止有出嫁諸女者，即以全戶三分為率，以二分與出嫁女均給，一分沒官。若無在室、歸宗、出嫁諸女，以全戶三分給一，並至三千貫止，即及二萬貫，增給二千貫。今解汝霖只有幼女孫女，並係在室，照戶絕法均分，各不在三千貫以上，伴哥繼絕，合給四分之一，其餘三分，均與二室女為業。七姑雖本姓解，汝霖生前自行收養，與親女同，今年二十有五，未諧親議，儻更二十五年而後嫁，豈無墓木已拱之歎，乃兄撫存，其意安在？況秀娘往年被擄，遺棄九域，襄陽將官王璋收拾歸家，撫養如己子，更歷八年，解懃始因祭祖之訟，無可憑籍，前往理取，原其本意，取之

不過爲占田計耳、儻榮祖之訟不興、汝霖之業可據、秀娘必聽
爲襄陽之人、俾正丘首、夫豈暇謀抱照回文、秀娘原在王氏之
家、係存留爲次子婦、此意本爲解憊、當官責領、亦謂權暫取回、
承認田產、不敢有負親盟、今留秀娘于家、誠可以爲占田之策、
而王氏親約、乃不復顧、且當時在難、非遇王璋、父入鬼錄、既得
生還、乃敢忘義、九原可作、度祖父之意、決不肯遽背王璋、欲爲
兒婦、初非圖其厚資、今秀娘既承女分、正宜因以報德、解憊無
知、自謀甚厚、而薄以處人、終訟之招、不爲無自、當廳將汝霖田
產、照條均分、置關三本、一付伴哥、聽從解憊之命、使之繼絕、一

付七姑召人議姻、一付秀娘收執為業牒縣尉打量均作四分申上以憑拋拈移文襄陽喚上王瓊聽照原約取回成婚户絕之家自有專條官司處置、一從條令非惟絕訟冤者可慰舐犢之念生者可遂燕爾之嫌縱有健訟奚所容喙自度無慊於榮祖乎何異傍示市曹或願議姻聽自入狀切待審度以憑施行、又據所供族圖解勘亦且無後僅有一女年踰六十此日迫崦嵫鐘鳴漏盡之時也孳孳圖利不知自反能欺於人而不能欺於天能計於一時而不能計於他日誠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併書以戒之汝霖一分田租併行樁管存為二女出適之用、

餘人並放申州照會施行

遺囑

假偽遺囑以伐喪　　蔡久軒

范瑜放蕩無籍，乘范大佑神朝奉不祿，妄起覬覦，既教唆族人使於范朝奉垂絶之際，登門伐喪，騙去錢會，今又敢恃其破蕩，自行詐賴，輸之囚，理屈辭窮，卽無所謂遺囑，特鑿空誣賴，爲騙取錢物之地耳，國家大臣骨肉未寒，而不肖之族已群起而并吞之，此風俗之大惡，人情所同惡，不行重懲，無以戒後，范瑜勘杖一百，編管鄰州，所有范朝奉垂絶之際騙去錢物，入牒府第

具姓名申來以憑追究院司引斷施行間續據國子進士范溪等連名劄狀陳告及范承議劄狀乞從末減范瑜本合照已判勘杖編管以明堂赦恩過至而范族尊長及小范佑神承議合辭有請姑從輕送州學決竹篦二十聽讀三月放餘照前判

女合承分　　范西堂

鄭應辰無嗣親生二女曰孝德過房一子曰孝先家有田三千畝庫一十座非不厚也應辰存日二女各遺囑田一百三十畝庫一座與之殊不爲過應辰死後養子乃欲掩有觀其所供無非刻薄之論假使父母無遺囑亦自當得若以他郡均分之例

處之，二女與養子各合受其半。今只令與田百三十畝，猶且固執，可謂不義甚矣。九原有知，寧無憾乎。縣丞所斷，不計其家業之厚薄，分受之多寡，乃徒較其遺囑之是非，義利之去就，却不思身為養子，承受田畝三千，而所撥不過二百六十，遺囑之是非，何必辯也。二女乃其父之所自出，祖業悉不得以霑潤，而專以付之過房之人，義利之去就，何所擇也。舍非而從是，此為可以予，可以無予者，設舍利而從義，此為可以取，可以無取者，設今孝先之與，未至傷惠，二女之取，未至傷廉，斷然行之，一見可決。鄭孝先勘杖一百，釘錮，照元遺囑各撥田一百三十畝，日下

管業、

諸姪論索遺囑錢　范西堂

柳璟兄弟四人、父美分析、各占分籍、素無詞訴、三兄俱亡、有姪凡四、璟死之日、家業獨厚、而子幼、遂以四姪貧乏、各助十千、書之於紙、歲以爲常、今纔五七年、而璟之妻子、乃渝原約、諸姪陳論、意欲取索、就其族長索到批貼、係璟親筆、以千照接續支付、似可無辭、第探其本情、實有深意、昔人有子幼而婿壯、臨終之日、屬其家業、婿居其子之二、既而渝盟、有詞到官、先正乖崖以其善保身後之子、而遂識乃翁之智、從而反之、九原之志、卒獲

以伸栁璟之死子在襁褓知諸姪非可任託孤之責而以利誘之觀其遺詞初念生事之薄而助之錢終以孤兒寡婦之無所託而致其懶且言獲免侵欺瞑目無憾執筆至此夫豈得已此與古人分付家業之事意實一同其所措慮可謂甚遠諸姪不體厥叔之本意歷年既遠親務索償若其固有不知璟之子受年日以多璟之妻更事日以熟門户之託既有所恃則以利啗人無嫌諸責合當做乖崖之意行之原約毀抹自今以始各照受分爲業如有侵欺當行懲斷

別宅子無證據　范西堂

饒操撫子養應中以爲子儻果有庶出之親子不自撫育併毋逐去以嫁其僕李三非人情也今李三之子李五謂其母懷孕而出以嫁李三自陳歸宗何所據而然也準法諸別宅之子其父死而無證據者官司不許受理李五生於李三之家年踰二十父未嘗以爲子其無證據也決矣李三饒操之僕也二十年間往來饒操家不知其幾必嚴主僕之分欲爲子者果如是乎據李五所供謂是生母之出母實逐之理固有此第母死十年之後饒操身故十年之久非一朝夕饒操胡爲一併棄逐初毋死而不持母之喪今父死而欲分父之業夫豈可行越年二十

明居彦三之家而陰爲饒撫之子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夫父子天性也不可以强合縱是其己之所出而父不認亦無可强之理矧爲僞乎昔衛太子歸詣北闕公車以聞是否未可知也然方鞫於匿處京尹雋不疑乃叱從吏收縛謂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是罪人也詔獄而竟得其僞夫大義所在古今不易之理家國雖異其理則同以義斷之何所容喙緣彦五出没於族人之家往往多有主之者若開族長必有出而證其實大聚饒撫過秀應中族多不平乘機抵隙令得以騁若果崇篤族義其行以公當操存日何不俾正父子之名於一時絕

紛爭之禍於他日、胡爲操死之後、遂相扶持以圖終訟、族義之薄莫甚於此、郡縣所斷反覆辯證、如見肺肝、今之爲政、非曰知之艱、必須行之果也、及至無訟、家已用丧、卒墮族人之姦、李五勘杖一百、編管鄰州、李三本是饒操地客押出縣界、有詞決配、

義子背母無狀　蔡久軒

詳王氏所供、初事張顯之爲妻、顯之既死、只有男張大謙、王氏夫亡子幼、始招許文進爲接脚夫、許萬三者、乃許文進之義子、帶至王氏之家者也、許文進用王氏前夫之財、營運致富、其許萬三長成、王氏又爲娶婦、悉以家計付之、雖前夫親生之子已

死不復爲之立繼所以撫育許萬三之恩可謂厚矣今年四月許文進病重口令許萬三寫下遺囑分付家事正欲杜許萬三背母之心許萬三從而竊之固已無狀且縱其妻阿戴悖慢其姑又將盤篋席捲而去有是理哉王氏有詞夫豈得已本州委林都監究實不能正其母子之名分乃只問其財貨之着落舍本求末棄義言利知有貨利而不知有母子之天鄙哉武夫何足識此尤可怪者王氏方訴于本司之庭忽有許文通者突然執狀而出與王氏而前若擒捕一賊之狀押下供對乃知許文通者乃許萬三所生之父所供之狀與所執之狀字畫已出兩

手無故而欲干預婿婦家事一不可也又為出繼男入詞掌子攻母二不可也遠背公理入腳行私婿婦在公庭猶且為其論紐撒撼則其在私家可知矣則其助所生之子以悖所養之母又可知矣當職親覩其無狀心甚惡之誰無父母誰無養子天理人倫何至於是許文通勘杖八十封案如敢更干預王氏家事即行折斷牒州差眷押許萬三夫妻及財本與王氏同居侍奉如再咆哮不孝致王氏不安跡定將子婦一例正其不孝之罪仍門示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　一卷

戶婚門

違法交易

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　蔡久軒

本司所因徐氏訴其子不孝以事干風教遂與追究今子母到官供對則知徐氏陳師言之繼妻所乞養一子曰紹祖又親生二子曰紹高紹先及女曰真娘師言死徐氏自將大業分作五分乞養之子一分而已與親生二子自占四分於條亦未為是宜乎紹祖以偏愛議其母母又以不孝加其子也然猶有可議

者徐氏猶能守志也今既不能守志而自出嫁與陳嘉謀則是不為陳師言之妻矣不為陳師言之妻則是不為紹祖兄弟之母矣既非其人之妻又非其人之母而輒欲賣其家之業責其子之不肖可乎在法有接脚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今陳氏三子年幾三十各能主家亦何用陳嘉謀為哉徐氏於子壯年事陳嘉謀是嫁之也非接脚也安得據人之屋賣人之業豈有是理哉其徐氏自賣所分一分之業委是違法劉通判者何人乃敢違法交易於婚不經官司牒州徑自追究照條行然徐氏之嫁陳嘉謀是為陳嘉謀之家人雖不當干預紹祖家

淮同龔宅幹人當官以錢兩相分付，限三日具了當申，如有不服，仍解赴本司施行，奉都運台判照所擬帖巫廳監錢業兩相交付，限三日了絕，如違解來。

毋在與兄弟有分　　劉後村

交易田宅，自有正條，母在則合令其母爲契首，兄弟未分析則合令兄弟同共成契，未有母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自可典田者，魏峻母李氏尚存，有兄魏峴，兄魏岏，弟魏嶠，若欲典賣田宅，合從其母立契，兄弟五人同時着押可也，魏峻不肖，飲博要得錢物使用，遂將衆分田業就丘汝礪處典錢，丘汝礪不仁，知有

兼并而不知有條令公然與之交易危文謨爲牙實同謀助成其事有詞到官丘汝礪危文謨不循理法却妄稱是魏峻承分物業不知欲置其毋凡於何地又稱是魏峻來丘汝礪家交易危文謨齎契往李氏家着押只據所供便是李氏不曾自去交易分明魏峻雖是未曾出官其事自可定斷照違法交易條錢沒官業還主契且附案候催追魏峻監錢足日毀抹丘汝礪危文謨犯在赦前自合免罪但危文謨妄詞抵執欺罔官司敗壞人家不肖子弟不容不懲勘杖六十仍舊召保如魏峻監錢不足照條監牙保人均備張介五十契內無名併丘汝礪放

重疊　　　　翁浩堂

王益之家園屋地基既典賣與徐克儉又典賣與舒元琇攷其投見年月皆不出乎淳祐元年八九月之間其謂之重疊明矣舒元琇家收得上手徐克儉家批得關書去論年月無大相遠但徐克儉家却有王益之父王元喜典來一契本亦疑其非真及追到出產人牙人及知見人王安然所供委有來歷王元喜之契實真非偽則徐克儉當得業而舒元琇不當得業矣王益之乃重疊出業之人勘據所供稱只王規酒米錢一百貫官會被反轉起息算利至三百餘貫過今寫下典契與舒元琇者乃王

規所立之說名也。牙人陳思聰所供亦然。在法，典賣田地，以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業還主，錢不追。如此則舒元琇亦合是違法。上件屋業合還原典主徐克儉管佃。又法，諸以已田宅重疊典賣者，杖一百，牙保知情與同罪。舒元琇之重疊，陳思聰知情，並合照條勘杖一百。徐克儉于照給還，舒元琇于照毀抹附案。

業未分而私立契盜賣　　翁浩堂

方文亮生三男，長彥德，次彥誠，前妻黃氏生，幼雲老，妾李氏生。彥誠已死，有男仲乙。雲老年方二歲，家業盡係長男彥德主掌。照據彥德入狀，論男仲乙非理賭博，盜賣田產，及追到仲乙，詳

所供狀併攷族長所畫宗枝乃知仲乙非彦德之男也實其姪
也據彦德稱曾抱養仲乙為子以姪為子於理雖順但彦德已
自立一男名仲二仲乙親父彦誠又無他子豈應無故變亂宗
枝絕滅彦誠繼嗣此皆是彦德起意併包利取全業指姪為兒
名不正言不順此仲乙所以不伏此非理破蕩之由也胡元七
祝萬五之徒和乘間貪謀唆誘仲乙賭博輸錢至七百餘貫私立
田契及生錢文約今已索到白契三紙在官驗係仲乙等押字
分明仲乙固不容無罪亦乃伯彦德有以激之契勘方文亮服
尚未滿所生雲老李氏尚存今照淳祐七年敕令所看詳到平

江府陳師仁分法撥田與李氏贍養自餘田產物業作三分均分各自立戶庶幾下合人情上合法意可以永遠無所爭競所有仲乙違法典過三契使仲乙果是彥德親子未有承分則當用錢不追業還主今仲乙乃是彥誠之子自有應分若違法典賣致自尊長覺發而又不追錢得業則卑幼之不肖者何所不可為似此為不義之勸方仲乙照條勘杖一百追錢沒官未到人併方仲乙生錢文約牒巡檢司限三日追索

鼓誘寡婦盜賣夫家業　　翁浩堂

徐二初娶阿蔡爲親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馮無子阿馮有前

來前夫陳十三之子名陳百四徐二宜立嗣而不立嗣者盖阿馮毋子卑其家不容立也徐二慮之熟矣恐身死之後家業為異姓所攘乃於淳祐二年手寫遺囑將屋宇園地給付親妹與女且約將來供應阿馮殁了辦後事徐二雖為家業慮亦未嘗不為阿馮慮也其遺囑可謂曲盡阿馮可以生死無憾矣夫何徐二身死未寒里人陳元七用心不仁欺阿馮孀處而貪謀之坐使陳小三為牙啜誘阿馮立契盡賣徐二家業在法諸財產無承分人願遺囑與內外緦麻以上親者聽自陳官給公憑又法諸寡婦無子孫擅典賣田宅者杖一百業還主錢主牙保知

情與同罪。今徐二之業，已遺囑與妹百二娘及女六五娘，曾經官投印，可謂合法。而陳元七輒誘阿馮盜賣，若以揄理典賣之法定也，尚在勘罪追業，而況又係盜賣乎。陳元七、陳小三、阿馮三名，各勘杖一百，內阿馮年老免斷，監錢，家業追還徐百二娘、六五娘同共管佃，別給斷由與之照應，仍仰百二娘照遺囑與奉阿馮終身，不得捐棄。所有偽契，候府判聽給到日毀抹。

買主偽契包併

翁浩堂

寡婦阿宋有三男，長宗顯，次宗球，次宗輝，戶下物業除三分均分外，批留門前池、東丘谷園，又池一口，充阿宋養老。嘉定十六

年黃宗球出一契，抽東谷田三分中一分，典與黃宗智，寄到干照，有毋親阿宋及牙人知押，此項委是正行交關，外有兩分，宗顯、宗輝不曾出賣，據阿宋初詞，以為黃隅官宗智強占其業，黃宗智供狀則以為並已買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紙，但有黃宗輝、黃宗顯押字，即無牙人，不曾有毋親阿宋知押，以黃宗顯字畫考之供狀，已絕不同，又據阿宋稱黃宗輝係乙未年身死，今上件契書，乃在黃宗輝已死之後，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毋親知押及牙人證見，奸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黃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黃宗球一分之業，遂假立斷契，欲

向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陳官司不與叢情根理則此田遂陷入貢宗智之手使孤兒寡婦冤受抑屈豈不可憐黃宗智立偽契占田勘杖一百其契給還遂偽契毀抹附案仍給縣與阿宋照應

偽將已死人生前契包占　翁浩堂

黃明之李日益所爭陂塘下東山邊之田皆出於吳索出黃明之契係得業於吳友暹具載大小一十八坵與錢三十貫係八年四月投印索到李日益契係是得業於吳夢齡具載田大小一十一坵與錢七十二貫有繳捧上係都巡契吳友暹文也吳

夢齡子也，以理論之，父共子絶，黄明之交關為正，李日益交關為不正。然以契書攷之，以供狀參之，則吳友暹兩契頗有可疑者。契內一十八坵田，出租穀一十五石，緣何秪典錢三十貫？既是吳友暹全契出典，緣何係都巡上手契，乃係李日益得之？又吳友暹紙花字亦絶不同，兩家契頭並皆亡殁，意者黄明之與吳友暹已死之後，傳換契書，而為此乎？不然，又何為加典一契，投印乃在去年四月兩家有詞之後也？兩契牙人各為所主，不伏從實供哄（狀）所幸吳友暹義女吳四娘，供上件田十八坵，於吳友暹端平元年身死後，吳夢齡將上名西邊道陂塘下一十一坵典

與李日益、通計價錢七十二貫文足外，更有兩坵，今照吳子達所供，係本人承鬮分到一坵，已賣與沈億六秀，又轉與徐宗伍秀見管業訖，其一坵係吳友暹於紹定六年斷根賣與吳氏，係其夫金百二秀管佃，以此攷之，則一十八坵之數，各有着落，今黃明之乃竊立已死人契書，該一十八坵，是欲包併三家物業為一，况今年加典一契，投印方新，尤不可信，其虛偽亦難掩矣，上件交鬮契頭亡歿，契字雖明，只得據供諸色人情依此結絶，案給榜下地頭曉示，仰各照判佃業，不得妄有侵占，所有黃明之假偽之罪，事在赦前，且與免科。

擬僞立契盜賣族姪田業

觀黄貢士所爲使人羞愧無地士戴圓履方學古問道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仁義存焉耳借出砧基僞寫田段移換粘綴人不可得且有官會一百二十貫交付尚有官會一百八十貫止立虛批即無一錢可還定僧既未得錢子萬亦未嘗管業今已憑此契立户頭矣又將此田賣與楊世榮矣又憑此契親鄰贖定僧別田矣且子萬既能起立户頭則所贖之田合自保守今乃朝贖而暮賣朝越户而暮出業此何爲者耶蓋此田既賣與楊世榮則是楊世榮之業矣子萬既已無業焉有所謂

鄰哉，在法交易錢止一百二十日限，陳子萬贖田經隔一年，文錢未足，不合便將別人田賣與楊世榮，不合妄執親鄰，楊世榮不合謀業用錢，省給子萬贖田，又資給子萬執鄰，兩名各勘杖一百，備到錢會本合沒官，又恐楊世榮當來偶不知情，錢還世榮，田還定僧，各令責領入案，劉氏所買田，乃是問定僧有物在子萬既無業，不知以何為親，以何為鄰，合還劉氏管業，執併給還所有定僧父判官契內田，必有陳偓斷賣骨契，定僧年幼，不能知管，致為子萬等鶻突，以賣為典，業須有合同契，若陳偓子萬將來要贖，仰執出合同，以憑照對，各給斷由。

典買田業合照當來交易或見錢或錢會中半收贖　胡石壁

李邊贖田之訟，凡九載，縣家所定，與漕司所斷，皆以李邊爲不直，當職今將案牘逐一披閱，見得李邊果是無狀之甚，佚吐之間，說條道貫，不但欲昏賴典主，直欲把持官司，執臧送會價爲詞，一則曰有違聖旨，使官司明知其非，畏縮而不敢加之罪，典主明遭其誣，畏縮而不敢與之爭，自非若人妄爲獷習於刀筆，安得設謀造計，以至於此，殊不知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徇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於法意，下不拂於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而李邊不義

[illegible]

也、施於族子者如此、是以所學者薄矣。黃俊德不敢直指其叔、姑以黃廷盜賣為詞、所聽黃廷自經其叔若付之有司所犯當不以蔭籍論、官司不欲因姪以坐叔、黃社子與免罪、黃廷不合書契交立批領、文錢勘杖八十、陳秀不合作牙保押契、決小杖十五、案將黃俊德齊出契後批領、當廳毀抹附案、併將砧基簿批鑿訖、還黃俊德管業、餘人放。

取贖

親鄰之法　胡石壁

照得所在百姓、多不曉親鄰之法、往往以為親曰親、鄰曰鄰、執

親之說者、則凡是同關典賣之業、不問有鄰無鄰、止合欲收贖、執鄰之說者、則凡是南北東西之鄰、不問有親無親、亦欲取贖、殊不知條法所謂應問所親鄰者、止是問本宗有服及親之有鄰至者、如有親而無鄰、與有鄰而無親、皆不在問限、見於慶元重修與令與嘉定十三年刑部頒降條冊、昭然可考也、今譚亨所欲執贖堂弟出典之田、既是有親無鄰、則是於法有礙、合照僉廳所擬行、

有親有鄰在三年內者、方可執贖、

埂頭之田、既是王子通典業、聽其收贖、固合法也、至於南木山

陸地，却是王才庫受分之業。准令：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緦麻以上親者，以帳取問，有別戶田隔間者，并其間隔古來溝河及衆〈力〉往來道路之類者，不為鄰。又令：諸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王才庫所受分陸地，使其果與王子通同關，亦必須與之有鄰而無其他間隔，及在三年之內，始可引用親鄰之法。如是有親而無鄰，及有親有鄰而在三年之外，皆不可以執贖。今但以同關，便欲聽其執贖，在法却無此說，合索干照，參對施行。

妄執親鄰

陳子萬家業破蕩已久忽用討贖去三十年已賣與陳定僧

父田契緣此田直官會三百貫今日寶慶以廿行接前策名契矣之下今自寶慶二年三月收贖至寶

慶三年正月稱提楮幣朝廷之法固曰斷斷乎其不可違州縣

之賦租商賈之貿易已就並同見錢流轉行使獨有民戶典買

田宅解庫收執物色所在官司則與之參酌人情使其初交易

原是見錢者以見錢贖原是官會者以官會贖原是錢會中半

者以中半贖自畿甸以至於遠方莫不守之以成說如近日提

舉所判顏時昇贖李昇田之類是也今邊乃欲以見錢五十貫

官會六十五貫而贖唐仲照見錢一百二十貫典到之業何不

近人情之甚邪强之不從而遂訟以减落會價經縣經臺歲不得逞復不知止又來經州蒐爾綳詆縣令折之既不從監司折之又不服則其狡獪亦可知矣且觀唐仲照不肯退業之因只是持見錢贖之說初未嘗欲以時價折估官會安得横以减落會價之罪誣之向使當來果是錢會中半其時舊會係作七百七十行使今既减作二百文省則李邊亦當以五價一除五十貫見錢之外尚合還舊會四百五十餘貫縱曰取贖之時在朝廷新會未出之前舊會未减之日則亦不應以六十五貫官會而準七十貫錢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可行矣李邊自反

有愧無以藉口乃以贖後進與一數謂其倩肤早幻謂凡弟不
知官憑文書豈可以虛辭勝作偽而愈拙欲蓋而愈彰但懷求
勝之心罔念終凶之戒若不痛治何以戢姦本府欲准漕司行
下監李邊備錢陪還唐仲照如不服收勘從條行令掾僉廳所
擬李邊合勘杖一百但其狀首自稱前學生意其或是士類遂
欲免斷就觀李邊前後狀詞皆是齊東野人之語無一毫詩書
意味安得附於儒生之列況揆之輿論皆謂其健訟有素積罪
已盈儻於此時又獲幸免則凡醜類惡物奸行凶德之人稍識
丁字者皆得以士自名而恣為悖理傷道之事官司終不得而

詐何矣此長惡之道也豈爲政之方哉照條勘杖一百引監原錢還唐仲照日下退契秋成交業

過二十年業主死者不得受理　吳恕齋

理訴田產公私惟憑干照沈邦政訴其祖沈文道有田八畝坐落仁和縣西塘典在孫宅本縣不與理贖經府陳訴僉廳索寄點對照得其田係劉防禦于淳熙五年賣與陳保義陳于慶元六年賣與徐四徐賣與錢登仕錢又于嘉定六年（深）漾同田產百餘畝賣與孫宅繳到錢登仕賣契及原買徐四上手赤契一一分明更易四五主經涉五六年前后契內即不曾聲說先係沈

文道之田不知沈邦政何為一旦認為己田邪若曰祖產必有砧基簿或分書可照若曰果是其祖出典必有合同典契可考今咸無之又自供初不知價貫多少亦不知牙保業主姓名但執先贖回劉氏子家典契一道稱與此田係是同段因必是其祖文道典與外人未曾取贖所以陳訴殊不知此田雖與而與于劉娘子之田同段乃是乾道年間之契安知乾道以後乃祖乃父不將此田賣與外人借曰果是其祖曾典與人何不于劉防禦等出賣之時即行理贖今經隔五十年自劉後轉相授受孫宅已係第五主買矣若欲擾本分須根問劉防禦得田

賣田之因可也官司何可根究五十八十年前干照之事尤九爲富不仁之徒典人田產不伏退贖世固有之官司當從公主張但沈邦政既無片紙干照其説畧無根據此必有生事者教唆之徒導攬插在法諸典田宅者皆爲合同契錢業主各收其一又諸理訴田宅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業主死者不得受理今沈邦政既無合同典契又隔涉五六十年本縣所斷已爲允當欲令孫宅照契管業如邦政尚敢妄詞解府從條施行

揩改契書占據不肯還贖

典贖之法照如日星豈有年限過滿揩改契字執占爲業而不

退贖之類到縣索文合同典契對改置對字爲置典業甚分曉吳師淵用心不臧知縣所斷司户所擬已極允當今吳師淵乃以業雲甫所典田無上手赤契爲詞夫當嘉熙用錢交易之初不問其赤契之有無今當限滿退贖之後乃索其赤契何也况况有經官印押分書該載此田又何必赤契而後可證其爲已業吳師淵又以業雲甫所典田爲係先典得人者今業主已亡不應取贖照稽之令甲諸理訴田地而契要不明過二十年錢主或業主死者不得受理業見係出典田主即非亡歿合同契要飭無不明縱是業先典與他人者亦只合聽業取贖况所立合

同契內但曰置到且係分受之産又何疑乎揆之理法無一而可遷延占據揩改文書二罪論之吳師淵合照條勘斷但勘下杖一百押下縣交領寄庫錢會退贖如能悔過卻與免決合同文約給還葉雲甫管業案吏乞取一節別呈施行

孤女贖父田　吳恕齋

俞梁有田九畝三步開禧二年典與戴士壬計錢八十七貫俞梁死于紹定二年並無子孫僅有女俞百六娘贅陳應龍為夫當是之時阿俞夫婦亦未知此田為或典或賣至嘉熙二年二月始經縣陳訴取贖而戴士壬者稱于紹定元年內俞梁續將

上件田依價錢四十五貫已行斷賣堅不伏退贖展轉互訴于縣兩經縣判謂士壬執出俞梁典賣契坐分明應龍夫婦不應取贖今應龍復經府番訴不已准台判僉廳點對尋索兩詞盤問及索俞梁先典賣契字辨驗看詳切惟官司理斷典賣田地之訟法當以契書為主而所執契書又當明辨其真偽則無遁情惟本縣但以契書為可憑而不知契之真偽尤當辨此所以啓士壬執留之心而激應龍紛紜之爭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賣俞梁田契與上手書舖當廳辨驗典于開禧賣于紹定俞梁書押夐出兩手筆跡顯然典契是真賣契是偽三尺童子不

可欺也作偽心勞手足俱露又有可證者俞百六娘訴取贖于嘉熙二年二月而士壬乃旋印賣契于嘉熙三年十二月又嘗于嘉熙三年三月內將錢說誘應龍立契斷賣四畝以俞百六娘不從而牙保人駱元圭者嘗獻其錢于官使其妾曾斷買契字真實何必再令應龍立斷賣契又何為旋投印賣契于俞百六娘有詞一年之後耶此其因阿俞有詞取贖旋造偽契以為欺罔昏賴之計益不容掩切原士壬之心自得此田歷年已深蓋已認為己物一旦退贖與業主之婿有所不甘故出此計照得諸婦人隨嫁資及承戶絕財產並同夫為主准令戶絕財產

盡給在室諸女而歸宗女栽矣今俞梁身後既別無男女僅有俞百六娘一人在家坐當招應龍為夫此外又別無財產此田合聽俞百六娘夫婦照典契取贖庶合理法所有假偽壹契當官毀抹但應龍既欲取贖此田坐念士毛培壅之功葢已年深亦有當參酌人情者開禧田價律今倍有所增開禧會價較今不無所損觀應龍為人破落澆浮亦豈真有錢贖田必有一等欲炙之徒資給之所以興連年之訟欲監陳應龍當官備十八界官會八十七貫還戴士壬却與給還一宗契字照業俞梁既別無子孫仰以續祭祀者惟俞百六娘而已贖回此田所當未

遠存留充歲時祀之用責狀在官不許賣與外人如應龍輒敢出賣許士壬陳首即與拘籍入官庶可存繼絕之美意又可杜應龍賤贖貴賣之私謀士壬憤嫉之心亦少平矣

典主遷延入務　胡石壁

照得孫知縣於去年十二月間判令阿龍候務開日收贖所典與趙端之田其趙端自合遵照縣司所行及時退贖今乃以施工耕種為辭當職觀所在豪民圖謀小民田業設心措慮皆是如此當務開之時則遷延月日百端推托或謂尋擇契書未得或謂家長出外未歸及至民戶有詞則又計囑案司申展文

引遂限排托吏不出官展轉數月已入孩限矣遂使典田之家終無贖回之日且貧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賣與人其一家長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婦蠶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飽一縷之絲不敢以為衣忍饑受寒錙銖積寸累以為取贖故業之計其情亦甚可憐矣而為富不仁者乃畧無矜恤之心設為姦計以坐困之使彼贖田之錢耗費於興訟之際縱是得理而亦無錢可以交業矣是以富者勝亦勝負亦勝而貧者負亦負勝亦負此富者所以田連阡陌而貧者所以無卓錐之地也今趙端之困阿龍其術正出於此阿龍此田出

典於趙端之家，四項共當錢九十八貫，凡歷八年而後能辦收贖之資，則其艱難之狀，可以想見，阿龍積得此錢在手，惟恐得田之不早，而趙端乃欲候秋成而後退業，此其意蓋知阿龍之錢難聚而易散，此去秋成尚有半載之遲，半載之間，幸而其錢復轉而為他用，則雖務開之日，呼之來贖，彼亦無所措手矣，趙端之操心不善，當職視之已如見其肺肝，況阿龍係是去春得孫知縣判憑，今春正月又在縣陳狀，皆在未入務之先，在法，諸典賣田產，年限已滿，業主於務限前收贖，而典主故作遷延占據者，杖一百，趙端求合照條勘斷，且以其年老封案，趙端偽

寫批領欺罔官司其姦狡爲尤甚今不欲併加之罪且將兩項批領當廳毀抹勒令日下交錢退業

僞作墳墓取贖

凡人論訴田業只憑契照爲之定奪今楊迪功黃秀實以贖田互相爭執索到兩家契照得見上項田原係楊迪功父時可斷骨賣與黃琮黃琮分與男桂子其後桂子典與吳舜舉桂子兄秀實就吳舜舉贖回嘉定十年桂子立契斷賣兄秀實四至内並不曾該載楊氏祖墓端平三年十二月黃桂子再以上項田重疊與楊迪功交易却稱有楊氏祖墓且桂子以田賣與其兄秀

實全無祖墓之說今契與前契相反何邪當喚上苗桂子引問
掾供受楊迪功計囑一時利於得財姑從其請故以楊氏祖墓
添入今書契字當職親引到地頭定驗見田段上有數塊石聚
其畔稱有墓路當問楊迪功乃云已經年載土內有石碑可照
遂令其僕人自掘入一尺土餘見石一片約長尺四五許鑿數
字其上又無文書具載土內有石何緣而知之此人情之不能
無疑也楊迪功又執出乾道間上手契書稱有墓地仔細點檢
契內無官印契後合接處雖有官印稍涉疑似當喚上書鋪辨
驗同稱其僞不肯保明 責罪狀入案設若此契果真楊迪功父

時可覔與黃琮之時合是詳被自己祖墓不應經涵乃避之不言此又人情之不能無疑也況此田在楊迪功門首於己甚便無計可得乃暗入石碑偽書契字買求黃桂子多方撰造紛今日贖回張本驗之契照無可憑何名取贖今索到楊迪功偽契及與黃桂子重疊交易契書申縣見到欲乞當廳毀抹兩爭人見在取台旨

妄贖同姓亡歿田業　　僉廳

前武岡軍黃主簿妻汪氏論江文鄉等妄贖同姓亡歿江通寶典過田業事準台判有申明指揮典產契頭亡歿經三十年者

不許受理今既與合同與契不候官司予奪不候黃宅交錢便強收田禾顯見欺孤凌寡帖縣追兩名索砧基簿及附與契解來詞人召保聽候續建陽縣解到江文輝劉太乙赴府與上詞人幹人陳吉各齎干照砧基支書契照當廳詰問供對照得江氏兒父江朝宗於淳熙十五年用見錢一百貫足典得江通寶田共三段又於紹興四年內用見錢一百貫再典田一片共三段續於嘉定五年撥與女江氏兒隨嫁黃主簿自與至今已經四十八年江朝宗并出業人江通寶並已亡沒在官司不當受理此其一也江文輝供稱係江通寶直下子孫欲取贖江通寶

之田必當有合同與契今既無合同之契本司難以憑據遂贖
此其二也據江文輝齎到紹興二十三年本縣印押江浩砧基
簿一扇計紙一十張今點對見得所寫典與江朝宗田段乃在
第十二張紙内況紙様印色不同字跡濃淡各别乃是添紙填
寫不在收贖此其三也又江文輝齎出慶元三年官司印押江
宗閔文書内云潘生兩兄長二十八生彥沉三十生宗閔而典
江通寳之名却於寫三千之側添名通寳三字既非江通寳正
名文書難辨親的子孫況江文輝指出該載所典田段與契内
土名不同又有添段亦難證用此其四也雖據江文輝齎出割

項父年契字及納税憑由要依旁證並經涉年深難以引用此

其五也江文輝所供事情多涉虛誕揆理難以取贖然江氏所

論江文輝收過兩冬苗米今文輝只認還今年苗米一十二石

欲帖押下本縣監還其江氏兒所論劉大乙資給江文輝贖田

段今引上供對既無實跡似難收坐欲責狀疏放

典主如不願斷骨合還業主收贖

大凡人家置買田宅固要合心合法則不起爭訟合心則子孫

能保夫欲置田宅必予高價蓋欲厚其所積使爲子爲孫不至

又如此其典賣也范鄘之父初以乳名侁立户後來却以范侁

名領舉得官初於主簿終於推官而其戶名則終仍范侁之舊、而不改易故典賣田地亦用范侁名契及有官之時則因歷往往已賣盡矣范鄘齎出數重干照歷歷可考范侁於乾道三年至淳熙四年以小郭坂園屋三次計價錢一百九十二貫足出典與丁逸家人丁叔顯等於嘉定末開禧初年兩次計錢一百八十二貫足繳上手轉典與丁伯威管業整整二十年積收課利不為不厚豈不知其為范鄘父之業范鄘貧窘欲斷屋則不為之斷屋欲取贖則不與之還贖欲召人交易又不與之實契他人偶因其父有二名又有官稱以此為詞抂感官司坐困范

鄰欲白撩其園屋是誠何心哉況轉典價與原典價已有十千之損只以此十千之外所增能幾何與之斷屋則可以塞范鄰之望矣却乃巧詞出說持訟官府丁伯威亦可謂不仁之甚者也最是范侁上手契出於丁元珍之手范侁契草出於范鄰之手就當廳比對字畫原詞年月更無差錯當官與上職認丁元珍亦口呿面赤而無辭以對如丁元珍願與斷賣合仰依時價如丁元珍不與斷屋即合聽范鄰備原典錢就丁伯威取贖文范鄰無錢可贖仰從條別召人交易丁伯威如敢仍前隱固到官定從條施行干照各給還

墳墓

禁步內如非己業只不得再安墳墓起造墾種聽從其便

胡石壁

詳閱案卷知縣所斷推官所斷於法意皆似是而非推官所引之法曰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緦麻以上親其墓田相去百步內者以帳取問李細五於黎友寧所買李二姑陸地係是墓鄰合聽李細五執贖其說固是矣然在法典賣田宅滿三年而訴以應問鄰而不問者不得受理黎友寧買係在嘉熙二年之春李細五入詞係在淳祐二年之秋相去凡隔五年雖曰

有疑已不在受理之限而知縣所引之法則又曰典賣衆分田宅私輒費用者准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與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過十年典賣人死或二十年各不在論理之限若墓用錐在限外聽有分人理認錢業各還主典賣人已死價錢不追遂判令李細五於限外執贖其說尤為幽蕪其法中明言典賣衆分田宅輒費用者則是指未分之產業已分不可言衆分矣又言聽有分人理認則是指衆分之中有分者已分則各有所主衆人不復得為有分矣今此地李氏祖業然李三嘉之父李彥規於寶慶二年已撥與女作隨嫁資如

此則是分析日久即非衆分之業畢細五安得為有分之人執法而不詳其意宜乎黎文寧之不服退業也但在法理年限者以即契日為始又紹興十二年二月二日都省指揮庶人墓田依法置方一十八步若有已置墳墓步數原不及數其禁步內有他人蓋屋舍開成田園種植桑果之類如不願賣自從其便止是不得於禁地內再安墳墓勑令所看詳四方各相去一十八步即係東南西北共七十二步又紹興十四年十月五日尚書省批下勑令所申婺州申墓禁內起造屋宇合與不合毀拆及日後聽與不聽起造斫伐如是田園聽與不聽地主墾種本

州看詳雖在禁步內既非己業惟日後不許安葬外如不願責

自從其便仍不許於步內取掘填壟又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

指揮亦只令地主不得於墓禁取掘填壟今合索黎友寧齊契

審驗從印年月如委細五入詞在即契三年之內合勒黎友寧

交錢退業如入詞在三年印契之外合聽黎友寧仍舊管業起

造聽穩從其便即不得於禁步內再安墳墓及取掘填壟僉

廳監照施行

爭山及墳禁　翁浩堂

徐克明鄭崇立所爭烏塘下山鄭崇立就鄭子軒買來嘉定六

年印契係克明就鄭思文買來，始定十三年印契所爭也。契為正，思文手也；契為不正，則鄭宗立當得葬，係克明不當得葬。今日所爭非但為葬，蓋係克明、鄭八共根母孫二娘先已葬在山中，據稱四十餘年矣。今年鄭宗立又以其妻葬於墳後，與勘係克明得葬雖在後，而葬地却在先，業可葬墳，不可葬。鄭宗立雖可得山，却不可違法犯古墳禁。牒押係克明、鄭宗立下坐溪請巡檢躬親前去地頭定驗，就孫二娘墳所打量，照條則只留禁地，如鄭宗立所葬別墳，犯墓禁內，則合監與移；如在禁外，兩無相干，則聽仍舊，其山仍係鄭宗立照契管業，係克明除墓禁外

不得爭占干照給還各人、

主佃爭墓地

吳吞論王生掘土斫木填塞祖墓續卓清夫論吳春吳濩吳協作人搠袋碎碑不與安葬兩詞共爲山圖是非莫辨本保勘會互訴無憑故未免親行定驗然後照兩家干照參決照得此山總名大十東有一壟卓之祖墳在焉南山兩山迴繞其中爲田皆卓之業也北山之背則名北坑自隴頭入則吳家之業也今來所爭之地却是在大十北山分水之南卓清夫執出文書執狀則稱吳春之祖有吳念五吳念七者乃本家佃人慶元二年

投懇本家以祖父無地可葬，遂以六十貫出召批一穴與之，明
約不許夫又侵占，吳森執則有吳禮契一道，用錢二貫足買
得江彥山一片，土名大十北坑口龍頭，且稱山上安葬祖墓五
代，已經五十餘年，栽插茂盛，賊自到地頭，與僕保刑詞同證
山兆實，尋見大十之北山望南有吳家墓一穴，東去不一十丈
則都有古墓一穴，皂請夫所開新穴，正在古墓之右去，蔡家墓
凡六丈，許塋下別無五穴來由，亦無填塞之處，再三詢問報口
一錢，吳春後以四鄰盡被皂家買爲，獨有切鄰親七七可證，引
上一問，又複如是，吳春兄弟相顧羞然駭汗，其家世陞從薄名

分倒置禮義淩遲從以區區貧富為強弱也卓清夫先世儒素
佃人求葬割地與之仁人君子用心也再傳而後子孫衰弱主
佃易勢吳春吳輝不念舊恩蔑棄主僕體望蕩敢覬併吞若
使卓氏無先見之明不有經官執狀可據則及今言之縱百喙
何辯哉吳春最是欺罔者東西南北天地不易之位吳春經縣
盡出山圖取以南為北以西為東地頭衆證糊塗指鑿且有移
步換形之說以地羅其詐遂簸衆如吳春所供祖墳係正非
卓之佃目山自係非卓之地安得累有五穴經歷五十餘年則
以款考之吳桯與江彥文易自係嘉定十六年税契在法典買

年月只憑印契豈有未到官未交業而預卜葬於他人山之理
借使私下批鑿年月可據則自淳熙十年至嘉定十六年已經
四十載識匿白契果法邪何况江彥所賣之山明稱大十北坑
山四至登帶西至卓縣尉田南至牛路及卓縣尉山則今來開
穴自是在大十北山之南牛路分水之下非卓家山而何隣保
僉言官司目擊吳春兄弟豈可但知今日之得地不思乃祖之
乞憐繾待禁指其間便欲席捲而去但北山原有古墓一穴都
保咸謂久年無人祭祀吳家以為祖墓固不可卓氏欲以為叔
母陳氏墳何可憑幾年茅叢曾不得爲馬鬣夏畦之鬼一旦夜

悉乃予欲下郭崇韜之孫殊可笑也所有大亇北山頭分水而南牛路為界除卓縣尉原就約吳家安葬一地外盡合照吳家承分子孫管業吳檦吳焘毆人欄喪不顧名分變易南北煩惑官司欲各勘杖六十照監元責償錢入官若更估終徒訟合照原約斷罪監移庶可為小人忘恩犯分貪婪無厭者之戒案具定斷事理申更鈔

一視同仁　　蔡久軒

豈特娘嫁墳不可動雖古基亦不可動也國家法禁一視同仁豈有所輕重哉若劉自誠已安葬在彼只當照條監移官司按

法而行若要如此委曲勸諭般特是了訴掘墓而狀送州追索人勢催理斷結絕申若果是掘墓則李元亮之罪不輕若只是妄訴則李景標合該反坐亦不可恕

墓木

捨木與僧　蔡久軒

捨墳禁之木以與僧不孝之子孫也誘其捨而斫禁木者無識法之僧也若果如縣斷則是為卑者可捨墓木爲姪者不合訴墓木與法意大差矣程端汝勘杖一百僧妙日不應為杖六十帖縣照斷

爭墓木致死

黎从扞

決斷大辟公事，要見行兇人起爭之因，所謂原情定罪者是也。余細三十與男余再六娃、余再三有祖墓林，與買官人胡小七田地連接。余家墓山，累世之業也；胡家之田，近年得之也。墓林茂盛，覃免嵐蔽田地，任在如此。儘使此田爲木嵐蔽，胡小七當日勿買可也。及至交業之後，倩人洪再十二欲行退回，不過與幹甲通同，欲邀田主退減苗租而已。胡小七之悍僕胡再五同先乃具狀申聞，胡小七者邀就狀批判，甚焉，諸悍僕率群佃百餘人，名曰自耕，其實將帶刀斧，宣歌直將田畔余家墓木恣行斫

伐幾於豬山其余細三七伢子弟孫聞之急往占護墳木忿

人情之常但不當帶管刀扶棒而前及登墓山采見斫伐狼籍

及將木拉撒歸幹甲梁興二之家危辛乙若特胡小七一佃人

耳亦隨衆斫伐之人二時余再六登山趕捕不獲已行回歸適

又遇見危辛乙持斧上山遂成對頭危辛乙先以斧頭抵敵余

再六次以管刀敵觸余丙三又以長棒擊打遂致危辛乙爲刀

傷要害身死推原起爭之因皆胡小七者以判狀付之悍僕依

憑威勢平白斫伐他人墓木余再六所以不忿者愛護墓木也

愛護墓木者所以愛護其祖宗也人誰無墳墓此其起因原情

貲有可憫貲官胡小七事發一年有半更不出官州院雖已勾追竟以本人見在紹興辛提幹處為言迴沖之義且有免追之判可見豪強照得余再六前犯在赦降赦前其弟余再三已斃于獄其父余細三十已作余起名前刑部特與貸命決脊杖二十刺配二千里軍州牢城胡再五周先恐恃威勢號召諸伯決脊杖十三編管一千里方辛四梁興二皆佐助胡小七為惡之人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縣吏周元州吏徐必選周思民免追杖一百罷逐並牒州照斷其貲官胡小七何物小子乃以威力激成兇禍牒州專人追解赴司兩限不到定追都吏其已斫伐木

賍及砧基簿責還余家有分之人耿領入寨餘人放、

庵僧盜賣墳木

許孜古之賢士也植松於墓之側有鹿犯其松栽孜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其鹿死於松下若有殺而致之者獸犯不離幽而鬼神猶將聲其冤而誅殛之矧靈而為人者豈三尺所能容哉師彬背本忘義曾禽獸之不若群小志於趨利助之為虐此猶可諉者猶援舉語其先世皆名門先達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今其松木違雲旁起臨淵之羨斤斧相尋旦旦不置鄉曲之義掃地不遺此豈平時服習禮義之家所應為乎事至有司

儆之以法是蓋挽回頽俗之一端也師彬決脊杖十七配千里州軍宋城收管

賣墓木

照得鄭戎與冷彦哲互爭訟詞止緣鄭文禮兄弟斫伐墳木賣與冷彦哲續後冷彦哲父冷濟義供稱鄭戎贖由還錢未盡鄭戎再状論冷彦哲殺牛犒斫木入此特其枝詞蔓説官司何必深信蓋嘗聞諸民間固有嗜利之家每樂於以輕價典人物業而又幸其無錢可以收贖者矣今冷濟義所典鄭戎田地既是正行交易豈應被鄭戎假寫錢會脫卸取去况嘉定八年以

來無稽有詞理案及招鄭茂陳論之後方始以賍田錢為詞則其詞難信也既又見諸條令禁止宰牛或告或捕皆有不可誣者矣今鄭茂所訴冷彥哲殺牛但止憑口述原無分毫贓證況去年正月入狀之初未嘗有此情節及招冷彥哲解論之後却再以殺牛牿夫為詞則其說果足信哉至如斫伐墓木衮稱賣買以致興訟此其事頗於風教有傷在官司不得不加體察厥經使府台判亦既灼見其不孝不仁矣今准帖命再行審定據鄭茂狀論鄭文禮兄弟斫賣乘祖墳畔木植其鄭文禮雖稱係斫他挾力鄭册山內之木然既曰親堂叔姪吾翁即若翁總

墳畔林木盡均之不可剪伐拖照鄰保赴具到山圖亦有鄭舟墓地一穴在衆祖墳則分明鄭文禮姑指之以為挾户則是弗顧其乃祖墓木而故賣之其為不孝也特甚又據徐彥哲所出原買鄭文禮木植手批其中聲說自用斫代微誘忠賣不涉買主之事然章彥超千四乃雨下所同舉詞之人拖照章彥超稱是徐彥哲赴與鄭茂交爭之時係同在其祖墳山上則亦明知是鄭氏墳木而故買之其為不仁孰甚焉定驗至此鄭文禮擅賣墳木之罪若果不可逃則徐彥哲知情而買木亦當與之同坐所有斫下木植赴來知縣李宣教雖欲拘擒然其下並皆見

在、合併申使府取自台旨施行、

賃屋

賃人屋而自起造　胡石壁

李茂森賃人店舍、不待文約之立、不取主人之命、而遽行撤舊造新、固不無專擅之罪、但自去年十月初興工、至今年三月末訖事、歷時如此其久、將邦先豈不知之、若以為不可、則當不俟終日而訟之於官矣、何為及今而始有詞、況當其告成之後、又嘗有筆帖、令其以起造費用之數見諭、以此觀之、則是必已有前定之言矣、不然、則李茂森非甚愚無知之人、豈肯冒然捐金

係乘為他人作事，故詞訟之興，要不為此，必是李茂森具數太多，其間必不能一一皆實，所以興訟以邀之，其意不過欲勒其栽減錢數耳，非果欲除毀其屋也，小人姦狀有何難見，兩家既是親戚，豈宜為小失大，押下本廂喚鄰里從公勸和，務要兩平，不得偏黨，五日。

庫本錢

領庫本錢人既貧斟酌監還　胡石壁

羅友誠節次領周子遵錢二百七十貫，開張質庫，且有文約可憑，今已越八年矣，因主家訴其欠負，乃稱所領之錢，原不及數，

所謂開庫係是櫃坊與文約所書大相矛盾意在誣賴不言可知但小人得錢到手既是妄用官司雖有理索豈能一一如約宰而周子遵前後已取去錢二百一十六貫若通本息計之則所償僅及息錢之半若以本錢論則所少僅五十四貫而已事既至此得本已為幸甚何暇更計息哉委托非人只得認錯苦必欲究竟到底便着追保識人追櫃錢人豈不擾害隣里又移來往動是旬月淹留城市出入官府縱是盡如所欲亦恐得不償失況羅友誠一貧如此斷是無所從出今只得酌情處斷羅友誠勘下杖一百錮身押下縣監還未盡本錢五十四貫外

知一月不納，押上照斷監還。

質庫利息與私債不同

胡石壁

大凡官廳財物勾加之訟，考察虛實，則憑文書，剖判曲直，則依條法。舍此而臆決焉，則難乎片言折獄矣。黃公才初以百千與李四二依能，而其子李五三、李五七止供認五十千，知縣遂以爲信，謂是當時果只五十千。不知以何爲照而可證黃詞之非。要是不憑文書以考察虛實。李四二領錢之初，約每歲納息二分，以十四年計之，該息二百八十貫。據黃公才供，曾交去二十七貫，通本息合存三百五十三貫。此乃是積年留下息錢在庫

不曾支撥初非以財物出衆而因利爲本者知縣乃引用積日雖多不過得一倍之法以斷之豈猶未見淳熙十四年申明之勑乎其說曰若甲家出錢一百貫雇倩乙家開張質庫營運所收息錢雖過於本其雇倩人係因本營運所得利息既係外來諸色人將衣服金帛抵當之類其本尚在比之借貸取利過本者事體不同即不當與私債一例定斷今李四二所欠黃公才之錢正係質庫利息知縣乃以私債定奪是又不依條法以剖判曲直矣然則何以息訟哉合廳再喚兩詞於黃公才名下索出李四二錢文約以驗其實欠錢若干如見得別無交涉

情節則與照條追理監還何必更追干證

背主賴庫本錢

初據羅居汏坐牌伸寃稱被主家枷項一月訊腿兩次傳鄉院說令逼死其妻當職一見狀詞便知其妻之死不因於此特欲借之以動官府之聽冀其施行之力耳獨於枷訊一事則不能無疑焉盖此邦僻在一隅風俗悍戾豪富之家率多不法私置牢獄擅用威刑習以成風恬不為怪如羅居汏所訴未可盡以為無也追逮容已乎今兩造在庭一以為有一以為無互執偏詞固皆難信但羅居汏稱五月十六日被訊一百二十五日又訊

三十，僅兼旬耳。當廳看驗，了無瘢痕。又於廳前吏卒中喚一同時被訊之人，與之比視，此則形迹般般可考。由此觀之，則其訴妄已不難見。及問其開解始末，自庚子年三月爲始，節次共領過本錢一千一百貫，每歲收息一分七釐半。湖湘鄉例，成貫三分，成百四分，極少亦不下二分。今所收僅一分七釐半，則饒潤亦不爲不多，又不可謂之爲富不仁矣。區元興初何負於羅居洪，羅居洪乃敢如此，及唑哉。若區元興果以富而虐貧，其罪固不可恕。今羅居洪既以僕而背主，其情實不可容。且以時暑，從輕勘杖一百，限半月，將與本還主家，未盡息免監，出外居住。

爭財

欠負人實無從出合免監理

胡石壁

李五三兄弟欠負毛家財本，官司固當與之追理，但其家貧窮，偶坐禁，其父因飢荒而投托于黃公才之家，況黃公才亦必遽然以數百千付於其手，必是逆料其如飢鷹附人，飽則颺去，故邀其假立文約，領錢以為羈縻之術耳，不然則不應如是之輕率也。今本府押其兄弟下縣監納，已數閱月，更無一錢以償之，啼飢號寒，死已無日，縱使有欠負，亦已無可責償，況未必是實乎。在法：債負違契不償，官為追理，罪止杖一百，並不留禁。今覩

其形容憔悴如此不惟不當留禁狀責亦豈可復施合免監理

仍各於濟貧米內支米一斗發遣

掌主與看庫人互爭

此事披閱縣案黎潤祖狀可疑者二陳氏兒狀可疑者三而大可疑者有一焉試與言之黎潤祖狀稱賃范雅屋一所開小米舖乙未歲下范雅以米五十碩寄糶而約五十貫米錢越數月而算利兩倍之餘未委是實至若令作手批一語尤為難信天下寧非合於理當於情又或非心甘意須背依人使令也邪今有人焉或使之赴湯蹈火其許之否乎此可疑者一也其曰自

後節次入還説所有上項手批范雅稱卒尋未見後因備不曾
就取論此一節既曾以錢還入縱使不得原約亦豈不討文領
為照乃置之於不問之域邪此可疑者二也又據陳氏兒狀謂
夫從小湖肯親范雅縱使群妾恣意喝罵欲將毆害論此一節
陳氏兒既與范雅群妾無寃何至遽然毆害而用心如此之險
耶使果有此語其必有所因矣此可疑者三也其曰范雅群妾
愚狠當晚同姑夫吳孫將帶首飾銀會龍狀之屬過吳孫家迴
避論此一節陳氏兒若被范雅群妾辱罵當待藁砧之還質
告之可還則還何為打疊所有遂與吳孫行邪此可疑者四也

共曰范雅群妾劫奪箱籠銀會等盡底收歸家踰一更始喚集
住屋人丘大二及氏兒公雖入詹大勸令封樁論此一節使果
有劫奪陳氏兒必呼叫鄰保豈肯使范雅群妾自奪下自把去
自喚人封記俱無一語驚四鄰邪曰則論時夜則論更謂之踰
一更者則此事於夜見之矣使陳氏兒果有畏范雅群妾而避
之則當於日間公然出去范雅群妾雖欲攔截雖欲喝罵人將
不直於范雅矣今陳氏兒於夜間搬移籠袱之類事涉可疑而
范雅乃得有辭於陳矣此可疑者五也至若大可疑者又不在
是矣黎潤祖狀謂曾於范雅家處館三年人情無如此深熟只

緣正初兩家婦女有少言語不足因黎潤祖夫小湖肖親遂致范雅群妾有竭罵之辱妻何陳撒潑之行吁可笑也哉詳人情深熟之旨嗾婦女不足之言則爭之言男爭之端訟之原其殆始於是耶合是六者之疑而叅之以勘會一時之見若之何而折衷哉今據范雅執出黎潤祖手批云端平三年正月日起每展計算錢一百六十八貫文足再加三貫文足又黎潤祖狀謂戊子己丑辛卯三年在范雅家守館甲午年貸范雅錢開求舖夫守館至於三年人情深熟理固然也緣其深熟則於范雅邊假貸少錢以爲開肆之資在黎潤祖可以啓口而范雅亦不

可得而知也夫既借之矣范雅又慮其久假不歸遂於端平三
年察其眼約黎潤祖寫手傍作一百七十一貫其間或展筭加
利雖不可知然既是親書夫復何說黎潤祖非顛非狂若謂范
雅令其如此寫即依其如此寫吾未之信也厥後押下黎潤祖
范雅等獨陳氏兒啞叹不轍似非不能言者今於鞫究之日却
不肯辯只是以語撩撥范雅群妾其群妾餘皆默然中有一人
不曉陳氏弄巧之意遂喃喃應之雖蠻音不能盡曉然其色愠
其氣豪其辭煩亦非善良者此是陳氏兒挑其怒欲即證范雅
群妾之狠耳但陳氏之情狀當職已於押下日見之矣范雅於

鬬狠之日，但執黎潤祖與其看庫一說，時或厲聲與黎潤祖爭，此是范雅欲顧我為掌主，故為看庫人，使當職知有分存焉耳。但昔黎為館賓，范為主人，賓主交懽，至於人情深熟，今雖借少錢未還，不應以看庫人視之，雖然，事至於爭，何有於禮，此亦當仁不遜之意也，但有理不在高聲，范雅失之矣。又鄰人丘六二等供稱正月十九日夜三更前後，聞得鄰居范九解宅子依人王七八叫呌庫下有賊，聲丘大二等鄰人，各明火開門，看見有黃籠一對，箱二隻，并布袱一個，各為一擔，頓在官街上，又尋有王七八、黎六九乃脫落頭巾在地，如此則黎潤祖非在小湖矣，

亦非范雅辟姜奪去龍狀諭一更而後喚人到拘椿矣使丘大
三王三一如黎潤祖所論是雅屋佃即非實供則余太一名非
住其屋不佃其田今亦在鄰保之列亦同此供若例以詰旦之
不可也此必黎潤祖與范雅人情深熟之時借貸錢物開張店
肆後因有爭黎欲席捲而去之范雅得知遂致攔截不過如是
而已若謂刼奪恐無是理也縣僚欲當職擬斷具申今合申縣
乞再將兩爭人押上當廳勸黎潤祖斟酌少錢填還范雅不必
詢以原數亦俗所謂賣人饒買人之意也又况范雅之子范繼
既得黎潤祖訓導其模範已正矣今范雅責償於黎潤祖者又

能不求其足是亦陰隲之一助模範既立陰隲相扶異時克繼黃卷策勳青衫入手黎潤祖之盛源正本與有力焉雖然人事盡則天理見克繼又不可全靠此二項陰隲也案備申仍將所押下人押回聽候結絕若二爭不服一縣衙從條施行

婚嫁

將已嫁之女背後再嫁　蔡久軒

胡千三戲謔子婦雖未成姦然舉措悖理甚矣阿吳固難再歸是其家然亦只據阿吳所說如此未經官司勘正而其父吳慶乙受其兄吳大三之教遂將阿吳收回背後嫁與外州人事乃妄

經本司詐其女不知下落設使根究不出豈不重爲胡千三之禍救之以法合是反坐吳慶乙斷杖編管鄰州若妄訴一節亦是吳大三所教則吳大三當從杖編管而吳慶乙可免帖縣追吳大三根究解從本司施行阿吳若歸胡千三之家固必有投水自縊之禍然背夫盜嫁又豈可再歸胡氏之家名不正則言不順仰縣責付官牙再行改嫁所斷已當此事姑息不得胡千三未經斷正難以加罪如再有詞仰本縣送獄勘正其悖理之罪重作施行以爲爲舅而舉措謬亂者之戒

士人娶妓　　蔡久軒

公舉士人娶官妓豈不為名教罪人豈不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

斃逝之後不許悔親　蔡久軒

寸帛為親而况雙縑之多乎結姻於徐侍郎進用之時背盟於徐侍郎斃逝之後揆之公議、毋乃不可乎若曰四年不相問則徐侍郎之家方新又安可從姻乎牒州照已行催與結絶申、

嫂嫁小叔入狀　胡石壁

阿區以一婦人而三易其夫失節固已甚矣但李孝德乃其小叔豈得以制其命縱使以其背兄而嫉惡之則當其改嫁李從

龍之時使令爲其罪隸之有司如此則其名正而其言順矣今阿區既久爲李從龍之是適則是阿區已爲李從龍之妻非復李孝標之妻是不爲李孝德之嫂矣李從龍既死之後或嫁或不嫁惟阿區之自擇可也李孝德何與焉況阿區之適梁肅也主婚者叔翁李伯佩送嫁者族叔李孝勛初非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者比李孝德其又何辭以興訟乎小人不守本分不務本業專好論訴以稱雄於鄉里異時破家蕩產殞命傷生皆因於此若不勘斷何以息爭李孝德杖一百餘人並放

女已受定而復雇當責還其夫　　翁浩堂

此事當職原斷未免疎畧緣不曾引上妻一娘供責今據妻一娘所供康宋曾將此女轉嫁吳婭二家得錢矣今見阿吳論取却作徐貢元名擔底妄告三貢已受定之女固為有罪其計出於貧困無聊今形狀累然若此安得有錢可監遷延日久使人父子夫妻散離而不合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引示幹人取狀仍先責妻一娘還其夫成婚如法

妻以夫家貧而仳離　　劉後村

夫有出妻之理妻無棄夫之條丘教授未第之前以女弟適黄桂既生五女矣一旦丘教授偶中高科門戶改變黄桂不善營

運家道凋零丘教授遽奪女歸令寫離書嗚呼丘教授壽樑
求萬里客死豈非此等事有以累其陰隲歟惜乎當時有司觀
望顧情莫有以義理勸諭丘教授者前任知縣不得不任其責
矣雖然匹夫不可奪志黄桂若眞有伉儷之誼毋寧寸斷而離書
不可寫今觀手寫離書猶翻悔於七年之後亦已晚矣黄桂不
曾犯義絶旣奪其妻又并其所生女子奪歸丘氏家天下豈有
無父之國哉丘貢士宜然鑒乃兄覆轍做步好事以勖前程如黄
桂者夫婦可以復合宜以丘氏還之昔人教詔其女云無因貧
故事人不謹丘教授讀書雖多此二語所未講也如夫婦不可

役合亦既念黄桂貧乏資助錢物使之別娶所生長女原納劉縣尉聘財未審是何人交受原承監兩下評議定兩日

女家已回定帖而翻悔　　劉後村

謝迪雖不肯招認定親帖子但引上全行書鋪辨驗見得上件帖子係謝迪男必洪親筆書寫謝迪初詞亦云勉寫回帖今乃併與回帖隱諱不認是何肺腸擾擾前後不相照應如此在法許嫁女已投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杖六十更許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女追歸前夫定親帖子雖非婚書豈非私約乎律文又云雖無許婚之書但受聘財亦是注云聘財無多

必之限，然則受縑一疋，豈非聘財乎，況定帖之內，開載奩匣數
目，明言謝氏女子與劉教授宅宣教議親，詳悉明白，又非其他
草帖之比，官司未欲以文法相繩，仰謝迪父子更自推詳法意，
從長較議，不可待官司以柱後患，文從事悔之，無及兩爭，並
押下評議，來日呈再判，字跡不可得而掩，尚謂之假帖可乎，婚
男嫁女，非小事也，何不詳審於議親之初，既立定帖，却行翻
悔，合與不合成婚，由法不由知縣，更自推詳原判，從長較議，示
承，併劉穎母子既已興訟，縱使成婚，有何面目相見，只宜兩
下對定而已，今晚更無定論，不免追人寄收，再判，和對之事，豈

無鄉曲親戚可以調護知縣非和對公事之人照已判監索練帖一日呈再判定帖分明條法分明更不從長評議又不齎出練帖必要訊刑下獄而後已何也再判公事到官有理與法形勢何須焉謝迪廣求書劄又託人來干懇謂之倚恃形勢亦可既回定帖與人又自翻悔若據條法止得還親再令見別有施行再判在法諸背先約與他人為婚追歸前夫已嫁尚追況未嫁乎劉穎若無他意謝迪只得從盟不然爭訟未有已也仰更詳法制兩下從長對定申再判照放各給事由

定奪爭婚　劉後村

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族人吳千乙兄弟與之祈
合併挐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之有所歸置而不
問未幾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
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吳重五取其女歸家
至十一月復嫁與李三九為妻致翁七七經府縣有詞追到吳
千二等供對却稱先來係媒娶得阿吳為妻自知同姓不便改
嫁與翁七七之子同姓為親拟自法禁離之可也豈應改嫁
接受財禮吳千二將阿吳嫁與翁七七之子固是違法然後來
已自知情又曾受過翁七七官會二貫文豈應復奪而嫁之合

將阿吳責還翁七七之子但阿吳既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着萬一生產之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失當廳引上翁七七諭以此意亦依然退歸聽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禮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與免斷引監三名備原受錢會交還翁七七

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　趙惟齋

照得陳鑑訴劉有光不肯將義女魏榮姐還親嘗竊詳上件事元經縣斷再經丞廳看定皆行勸諭擇日還親亦可謂曲盡人

情崇兩詞未已各持一說然始初議親之際陳劉二家以三世交契論婚是爲既親且契盡善盡美只緣男家迫遏五年不曾成親遂致女家有中輟之意爭訟之端自茲始矣觀各人前後所供甚爲明白寶慶元年議婚至紹定二年男家有詞經縣催促成婚則許親之時至陳訴之日首尾已歷五載矣違諸定婚無故三年不成婚者聽離之條本縣與丞廳勸諭還親已是舍法意而用人情然上件法意正謂無故不成婚者設如有故者則不然也且據陳鑑父陳坦紹定二年經縣初狀其時狀詞已稱自安吉州庄所回歸繼觀陳鑑之詞亦謂其父坦出安吉州

避繇身故以此二事觀之彼則自謂是有故而然殊不思初陳狀之時已出三年之外若還聘財而聽離初非違法但吳盟者先自女家既聞其婿陳凱不肖破落不學無文母之愛女情切於衷不得不顧而之他於三年之條實無礙背乎其母不能經官自陳改嫁各還聘財遂惹陳鑑之詞及觀劉有光之妻趙氏紹定三年五月內經趙權縣判執照狀云昨使王褒為妹議娶其後夫劉貢元所生女劉一姐陳鑑却生詞論賴赧妄稱議娶女兒先嫁魏景言所生女魏茉姐觀見其意是欲以劉一姐易魏茉姐以嫁凱却不思先來縣所供乃謂夫劉貢士前妻一

女又在湖北招親如此則凱所議之妻果魏宗姐而非劉一姐明矣况劉有光既云陳凱所定者是其前妻之女魏宗姐在室未曾嫁人未曾許親設或有人執伐親母主婚名正言順有何窒礙而自生支節乃經趙推縣判執照將魏宗姐嫁崇安縣詹應發可謂詐偽心勞日拙今陳鑑之詞又云嫁與浦城縣毛六秀嫁毛未知孰是此誠可疑再詳劉有光後在丞廳所供畫一內云劉一姐以疾不起是又欲以魏宗姐生存之人交贅之禮尤賴爲劉一姐已死之人聘財乃引用已成之法而不還前後之詞五互相矛盾知此以世契而締姻好何由得成以法意論之則

已出三年之限必以事言之成婚之後難保其從今既各懷忿憾已敗前盟初意何在男女婚姻與其他訟不同一家論許非一朝夕儻強之合巹禍端方起幸親迎未成去就甚輕若不斷之以法意參之以人情則後日必致仇怨愈深案煩不已況陳鑑今詞謂魏榮姐與埔城毛元大秀為妻苟或不虛則是已為他人之妻矣一女不事兩夫陳鑑既為士子豈不洞達此理焉可使魏榮姐為失節之婦乎但當時之嫁憑地而不復問可也何必眷眷於一魏榮姐邪然原議卒寒實在女家所有聘禮當還男家庶得兩盡人情可無詞說欲乞台判賜照對事理施行

取自台旨奉判府黃監簿占判訖條已行付當職案備帖本縣照行

離婚

婚嫁皆違條法

謹按律曰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即夫自嫁者亦同仍兩離之又曰諸妻擅去徒二年葉四有妻阿邵不能供養自寫立休書錢領及畫手模將阿邵嫁與呂元五父子共交去官會三百貫尚有未盡會二百貫寄留葉萬六家既已親書交錢又復經官陳理若如此而可取妻是妻可以戲貫也呂元五貪

圖阿邵為妻，令裴千七夫妻與楊萬乙毆誘葉四，雖已寫約，尚未心服，而遽占留阿邵在家，若如此而可得妻，是妻可以力奪也。律有兩離之法，正為此等。阿邵身為葉四妻，雖夫不良，且合依毋還，委身於呂元五，惟恐改嫁之不速，若如此而可免罪，是妻可以擅去也。三名按法各得徒罪，且就本縣各勘杖一百，照條兩離之。葉四、呂元五皆不得妻，阿邵斷訖，責付牙家，別與召嫁。楊萬乙、裴千七、葉萬六不安本業，輒造事端，和離人妻，亦合徒斷。楊萬乙、裴千七知情押契，兩人各勘杖一百，葉萬六不知本謀，只是受寄官會，勘杖六十。葉千七、阿鄭合係所由，違法離嫁，

亦合收罪念其年老各且免科索到賍錢沒官裴千七案候追斷

已成婚而夫離鄉編管者聽離

在法已成婚而移鄉編管其妻願離者聽夫出外三年不歸亦聽改嫁今卓一之女五姐原嫁林莘仲續後林莘仲因事編管而六年並不通問揆之於法自合離婚而卓一之尚以半子為念與議和離立定文約領去聘財四十五貫官會有林莘仲批領曆用知見僉號分明又有卓氏經官自陳一狀可據林莘仲今復何辭乎既受其官會又許其改嫁使卓氏已嫁他人今其

可取乎林莘仲可謂妄詞合行收罪免斷

接脚夫

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　劉後村

劉有光舉首趙氏兒宗娠兩相傾慕遂成姻對才貌固未為非偶然初七日過聘初八日成親似太匆匆況納采於已成身之後交爵於未合巹之前何異於自獻乎遂事姑置勿論第趙氏先嫁魏景宣景宣既沒趙氏能守柏舟共姜之志則長有魏氏之屋宜也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脚為名鵲巢鳩居豈能免魏景謨等之詞乎據劉有光齊出揚奎簡則執先有招夫入舍

之約魏景謨齊出劉預備則有推借本家戚親一是一非彼此
互持但揆之理法趙氏前夫有子魏汝楫且生孫矣其屋同居
魏景謨魏景烈各有分支書內明言未分劉有光非其族類乃
欲據其屋誠所未安況嫌隙已開若復出入其家飲食男女於
其間不獨面目有靦亦傍觀所羞稍有氣節者將望望而去之
趙氏以其屋為嫁後自得錢添造詳魏景謨詞則慶元四年
兄弟三人同起造趙氏於慶元六年方嫁歸無緣為魏氏造
屋於未嫁歸之前所論遺囑在官司尤為難信自有詞以來但
稱姑黄氏遺囑令景謨等量支錢物與之招夫及見女榮姐嫁

資即無一語所謂文約忽於第五狀稱去冬招夫問魏景謨令男汝楫立文約與兒分還遺囑錢物係景烈收此文約有姪魏唐佐知見及喚上各人累行供對皆謂無之然果有文約趙氏前此盡一供具深自辨數當拈為第一義可也何至第五狀然後聲說又當來立約魏景謨景烈何不書押而令其男自書豈足取信況一千五百緡之文約得之當如獲至寶牢執以為取償之具何至仍令魏景烈自收既果為收執先是又無一詞何邪且如謂其時忽然病患而失遺囑續又稱卧病四年遺囑有所論言死者不可復作而趙氏之詞自為異同如此官司憑何

将人根究詳趙氏初詞止称勸諭二位少賜周全今乃紛紛強
詞必欲求勝作偽日甚不自知其漏逗至如論景謨以錢生與
兒子汝楫展轉用錢與車碓等尋復稱基址係姑黃氏未分之業
不得典賣始自稱趙將領市舶為夫魏景謨嘗前宣所立尋復論
魏景謨說立趙宗姬等户買到郭神與等田業累稱係姑黃氏
買到還氏妝管其夫尋復告論魏景謨買到冒立宗姬等户似
此尚有之大抵愈辯而愈窒每詰輒窮㸔來官司未欲遽行定奪
諭令對定亦欲姑全兩家情好耳而詞說日見支蔓愈益煩紊
今據案下筆惟知有理法耳然魏景謨者寧不自咎不能訓誨其

姪汝揖使之遊蕩而縱令趙氏改適人家子弟不肖之心生雖親父尚不能收斂其子況猶子乎趙氏之親兄忠翊去年六月内會論僕使晉公鼓誘其妹趙氏將首飾財物二千餘貫以遊玩為名出外恣無忌憚動經歲月縣案具存可覆則趙氏先已不能安其室魏氏能勿許其改適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分法不應召接腳夫劉貢士正當遜者奈若自期若小小取舍不能勇決轉為告訐徒敗心術豈不深可惜耶趙氏改嫁於義已絶不能更占前夫屋業合歸劉貢士家事姑與天乃合情法魏景宣房下一分田產名為魏汝揖典賣崇祖乃

在室親女已撥之田宜與充嫁資其趙闍下市舶將領宗姬族姬等戶田魏景謨供係弟景宣前室趙氏置立雖有違礙然已年深景宣與其前妻並亡歿立戶之時汝楫尚幼今固難以其罪坐之閑鄉司盡數割歸本戶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夫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仍仰尊長魏景烈等糾率不得更容與貲魏汝楫違法娶娼婦從末減杖八十離之索到婚書除魏汝楫自主婚尊長並無干預責汝楫狀入案日下還家承續如更留縣郭與娼婦復合併追湯寶寶斷趙氏所論黃氏遺囑及已撥還田產並無照據委難施行但魏蘩姐為魏氏之血屬宜

早嫁遣仰魏景謨以兄弟為念當恤其女或於堂前財物內議行支撥量具其嫁資以慰九原之望案具所斷因依照限具申使府外劉有光經縣告論魏景謨詭名自係兩事别呈

雇賃

時官販生口碍法

蔡久軒

見任官買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許黃文押下供女使三名責付官牙尋買據黃文供呈奉台判為時官而買販生口固為碍法為本縣市民之女於法可乎黃支勘杖一百押出本路界其女子三名押下縣請知縣與上親屬分付逐一取領狀申縣討

不守條令𣪠賣部民之女合行察奏先具析限一日申仍請本縣追上潘牙人程牙婆兩名各從杖八十訖申

賣過身子錢

蔡久軒

阿陳之女方於前年十一月崔與鄭萬七官者七年止討舊會二百二十千十二月更崔與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隨即崔與鉛山陳北九身子錢已增至七百貫矣纔及六月陳北九又崔與添公鎮客人千二會日月之錢何而價已不啻三倍矣送通判廳監限十日足違限却收賣女之罪勘斷錮身取足庶知倚法欺騙之無所利也餘人放鎖索推毀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